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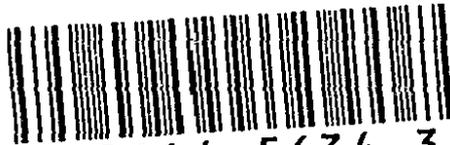
處世家書二百封

當代湖清
明元宋唐六朝兩漢
七十三家名賢家書彙集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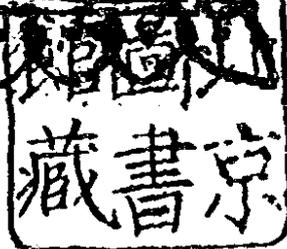
856.1
667
2

處世家書三百對



3 0614 5634 3

A 230971



處世家書一百封

目錄

選輯弁言

作者小傳

卷一 給父·母

一 王鑫給父母書

二 夏完淳給母書

卷二 給夫·妻

- 三 袁宗道給父書……………三五
- 四 王守仁給父書……………六
- 五 宇文護給母書……………七
- 卷二 給夫·妻……………一六
- 一 左宗棠給妻篤心書……………一三
- 二 曾國藩給妻書(二封)……………一五
- 三 胡介給妻書……………一五
- 四 周庚給夫陳挾公書(四封)……………一六
- 五 夏完淳給妻書……………一七
- 六 史可法給妻書(三封)……………一八
- 七 盧象昇給妻書……………二二
- 八 楊繼盛給妻張夫人書……………二二
- 九 秦嘉給妻徐淑書(二封)……………二四
- 一〇 徐淑給夫秦嘉書(二封)……………二四

卷三 給子・女

- 一 蔣中正給子經國書(十八封)……………二九
- 二 蔣中正給子緯國書(四封)……………四二
- 三 馮玉祥給子洪國書……………四四
- 四 俞樾給次女縉孫書(二封)……………四七
- 五 左宗棠給子孝威等書(七封)……………四八
- 六 曾國藩給子紀澤書(二封)……………六五
- 七 曾國藩給子紀鴻書……………六七
- 八 翁繼模給子書……………六八
- 九 陸隴其給三子宸徵書(六封)……………七三
- 一〇 田蘭芳給子書……………七八
- 一一 顧若璞給子黃森黃焯書……………八〇
- 一二 魏嘉給子世侃書……………八二
- 一三 卓發之給子書(二封)……………八三

一四	王夫之給子放書	八三
一五	黃道周給子慶書	八四
一六	魏式相給子書 (五封)	八五
一七	支大綸給子書	〇三
一八	魏大中給子學海書	〇三
一九	周順昌給子茂閣書	〇三
二〇	張居正給季子茂修書	〇四
二一	楊繼盛給子應尾烈箕書	〇六
二二	沈鍊給長子襄書	〇一
二三	王守仁給子正憲書 (四封)	〇二
二四	朱熹給長子書 (一封)	〇六
二五	劉馬光給子康書	〇八
二六	范仲淹給子書	〇一
二七	關漢卿子羊文讓書	〇四

二八 徐勉給子休書.....二三四

二九 陶潛給子儼等書.....二二六

三〇 羊祜給子肅.....二二八

三一 諸葛亮給子瞻.....二二八

三二 王羲之給子徽.....二二九

三三 鄧玄給子益恩書.....二二九

三四 劉向給子歆書.....二三〇

三五 孔威給子琳書.....二三一

卷四 給孫・孫婦.....二三三

三六 俞樾給孫婦彭書.....二三五

三七 姚弋給姪孫伯昂書(三封).....二三六

三八 姚弋給姪孫石甫書(四封).....二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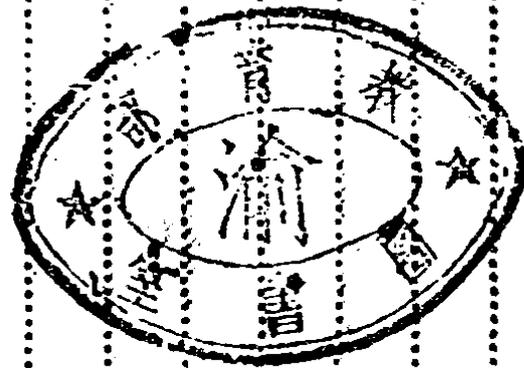
三九 翟式給孫昌文書.....二四二

四〇 唐順之給姪孫一勝書.....二四五

六	陸九淵給姪孫濬書（五封）	二四六
七	蘇軾給姪孫元老書（二封）	二五三
八	蘇五給兄·嫂·弟·妹	二五五
一	曾國藩給諸弟書（九封）	二五七
二	盧文弨給弟文韶書	二八九
三	袁枚給弟香亭書	二九三
四	鄭燮給弟墨書（七封）	二九六
五	趙青藜給弟書	三〇五
六	魏膺給兄與弟書	三〇六
七	魏膺給季弟書	三〇九
八	周庚給仲嫂書（五封）	三一
九	王夫之給諸弟與諸姪書	三一二
一〇	王夫之給弟爾珣書	三二三
一一	史可法給弟書（三封）	三二四

一二	陳廷錫給伯兄書	二二六
一三	陳廷錫給妹孟璋書	二二七
一四	張大復給弟世長書	二二八
一五	袁中道給兄伯修書	二二九
一六	鍾惺給弟怪書(二封)	二三二
一七	何良俊給兄五山書	二三三
一八	王守仁給諸弟書	二三六
一九	文天祥給妹百五書	二三七
二〇	陸九淵給兄致政書	二二七
二一	黃庭堅給弟強宗書	二二九
二二	黃庭堅給弟賢宗書(二封)	二三〇
二三	蘇軾給兄子明書	二三三
二四	蘇軾給弟子山書	二三三
二五	李翱給從弟正辭書	二三三

二六	李觀給弟允書	二三四
二七	李燾給弟萬書	二三六
二八	鮑照給妹令暉書	二三七
卷六	給姪	二三九
一	翁同龢給姪鹿卿書 (二封)	二四二
二	俞樾給姪頌綬書	二四三
三	左宗棠給姪癸叟書	二四四
四	曾國藩給姪紀瑞書	二四六
五	盧文弔給姪掌絲書	二四八
六	姚鼐給姪僑紆書	二四九
七	陳弘謀給四姪鍾燦書 (三封)	二五〇
八	方苞給族姪觀承書 (二封)	二五〇
九	陸隴其給姪用中書	二五三
一〇	張可度給姪瑞星書	二五三



一一	顧炎武給三姪書	二五三
一二	王夫之給好幼重書 (二封)	二五四
一三	王夫之給姪我文書 (四封)	二五四
一四	黃道周給姪子靜書	二五六
一五	董應舉給姪元德書	二五七
一六	李存給姪玉振書	二五八
一七	玉良臣給姪書	二五九
一八	蘇軾給姪子之書 (二封)	二六〇
一九	蘇軾給姪千乘書	二六一
二〇	歐陽修給十二姪書	二六一
二一	歐陽修給十三姪書	二六一
二二	范仲淹給三姪書	二六二
二三	元稹給姪崔鄭書	二六四
二四	馬援給姪嚴教書	二六五

選輯弁言

家書，每個人需要能讀能寫，這無庸說。在目前抗建途上，大家爲國勤勞，父子相離，夫妻異所，兄弟分馳，家人散處者不知若干；報平安，慰疾苦，相勸勉，致訓誡，話家常等等，特別仗賴家書以貫通兩地情誼。唐朝詩人杜甫有兩句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此時此際，家書真不止「抵萬金」咧，而是「無價之寶」！故選輯今古名賢家書，蔚成一集，供大衆閱讀觀摩，正是時代的需要！

自來文字，樸實率真，不雕琢，不虛偽，純然流露作者之真性情的，獨有家書。而語言無不周致，語無不忠實，字裏行間，一片真誠親切，盡情極愛，亦獨有家書。故同時把這個選集，資大衆之依從與實踐，也正是一本最良好的「處世教育」！

這裏所選編的家書，凡三百封，大多是「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之立身處世的名言。

(2)

至論，有裨大衆之修養與實踐者。故名做「處世家書二百封」。體則限於篇幅，祇收可十幾萬字，這祇是量的少；而能細心閱讀，甚深鑽研，不鬆放一詞一語，玩索而有得，已足夠大衆修養與實踐，實並不爲少。

這二百封家書，大致分成六卷，兼用「給父·母」，「給夫·妻」，「給子·女」，「給孫·孫婦」，「給兄·嫂·弟·妹」，「給姪」等的六個類名來區別它。這是爲了翻檢的便利。在每個類裏，編次都是由當代或近代而上溯古代，由近而遠，由今而古。并概行標點分段。這是爲了閱讀的便利——一則漸親古人，易於契洽；一則眉目清楚，易於流覽。

唐風。三十一年五月一日。

作者小傳

蔣中正 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公曆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生。曾肄業保定軍官學校，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於日本遇孫總理，加入同盟會，致力革命大業，不斷奮鬥，到於今不懈，且益堅強焉。現任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最高國防會議主席等職；於內領導全民抗戰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建軍建國，於外聯合英、美、蘇聯等民主國家共同抵抗德、意法西斯強盜之侵略，維護世界和平。

馮玉祥 字煥章。安徽巢縣人。公曆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生。保定武備學堂畢業。

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最高國防會議委員等職。

翁同龢 字叔平；晚號瓶庵居士，又號松禪。浙常熟人。咸豐進士第一。穆宗、德宗兩

朝皆盛宏德殿，爲師傅。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參機務。光緒戊戌，以參贊德宗慶法罷職。卒於家。宣統初復原官，諡文恭。詩文皆備，富有度。工藝，以畫、趙孟頫參以平原，氣魄足繼劉墀。亦善書。

俞樾 字蔭甫，號曲園。清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僑居蘇州，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槩，在正荀蘭，符考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主講杭州詁林精舍，至三十一年，爲一時樸學之宗。光緒末年卒。有春在堂全集。

王 龔 字珙山。清湘鄉人。咸豐間募鄉勇從曾國藩。後別爲一軍，轉戰湖南境內，功甚著。官至守巡道。據江西，屢奏奇績，敵憚之，號爲虎。以病卒於軍。諡壯武。

左宗棠 字季高。清湘鄉人。道光舉人。咸豐初洪、楊軍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有殊勳。後又平陝、甘，定天山南、北路。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有盾鼻餘瀝及奏議百二十卷。

曾國藩 字瀚笙，號伯涵。清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軍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剿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

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其清軍居官粹然有儒者氣象。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所爲古文，亦卓絕一代。有曾文正全集。

聶繼棟 字樂山。清衡山人。其爲學以實用爲主，期於濟人利物。善醫。乾隆間子癘以進士出爲縣令，繼棟作書三千言詰之；兼遵其教，以治績聞。有朱氏家訓證釋，樂庵集。

盧文弨 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清餘姚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乞養歸。好校書，歸田後主講書院二十餘年，孳孳無息。所刊「抱經堂藏刻」書十五種，最稱精密。又合經史子第三十八種，摘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自著有儀禮注疏詳校，廣雅注，鍾山札記，韻城札記，抱經堂文集。竝傳於世。

袁枚 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竝著館聲。年甫四十卽辭歸，作園於江寧小蒼山下，曰「隨園」，以吟咏著作爲樂。學者稱隨園先生。爲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

鄭 燮 字克柔，號板橋。清江寧興化人。乾隆進士。官陞縣知縣，有惠政。爲人疏宕灑脫。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合，別成一格。詩近香山。放翁。有板橋集。

趙青藜 字然乙。清涇縣人。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在官有直聲。後告歸。其學以不欺爲主。受古文於方苞，風格似之。詩宗昌黎。尤長史學。有讀左管窺，漱芳居士詩文集。

姚 邵 字姬傳，一字夢毅。清桐城人。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綠山書院。其論學主集義理，考證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劉大猷倡爲古文，而邵繼之，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爲「桐城派」。學者稱惜抱先生。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

陳弘謀 字汝香，號榕門。清臨桂人。雍正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二，所至無論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與革者，分條鉤考，次第舉行。其學以不欺爲本，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卒諡文恭。有五種遺規，培遠堂稿。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寄籍上元。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專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所著有周官辯、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再議，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望溪文集。陸隴其字稼書。清平湖人。康熙進士。歷官嘉定、靈壽知縣，有惠政。行取御史，再疏痛斥積捐納以濟國用；因是府怨，引疾歸。卒諡清獻。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崇程、朱，力闢王守仁爲禪學。論者謂一程、朱之緒。自明薛瑄、胡居仁後，惟隴其得其正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記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注，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衡濱日鈔，聞學錄，學楷辨，讀朱陸集，三魚堂臆言，松陽鈔存，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

田蘭芳字梁紫，號寶山。清睢州人。順治諸生。性豪邁自喜。年四十乃自悔其失，與同里湯斌等倡志學會，踐履篤實，以不自欺爲根柢。主講道存書院，從遊甚衆。及卒，門人私謚誠確先生。有逸德軒集。

胡介 初名士登；字彥遠，號旅堂。明錢塘人。諸生。工詩。有旅堂詩集。

張可度 字嗣笈；更名二嚴。明永寧人。有文名。

顧若璞 字和知。明錢塘人。文學黃東生妻。能古文辭。有臥月軒合集。

顧炎武 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號亭林；自署蔣山僑。明崑山人。諸生。魯王時

與同里歸莊共起兵，官兵部職方郎中。明亡，入清不仕，周游四方，載書自隨。所至輒舉田度地，以備有事。康熙時舉鴻博，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華陰以終。

其學主博學有恥，斂華就實，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日知錄」，最為精詣。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音學五書，吳韻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求古錄，金石文字記，誘觚，菰中隨筆，救人格論，亭林詩文集。

魏 字叔子，又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明寧都人。明末棄諸生，結廬翠微峯。

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寧都三魏」。又與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兄際瑞、弟禮等九人，爲易堂學，以古文實學爲歸，士風丕變；稱「易堂九子」。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尋卒。有文集、詩

集及左傳經世。

周庚 字明瑛。明莆田人。諸生陳挾公（承績）妻。能文章，詩亦佳。

卓發之 字左軍，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運旬。明錢塘人。能詩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

王夫之 字而農，號靈齋。明衡陽人。崇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招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鼻柱易父，父子俱得脫。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杜門著書。學者稱船山先生。有船山全集。

夏完淳 字存古。明松江華亭人。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父允彝，崇禎進士，好學博古，善屬文；時東林講席盛，蘇州張溥等，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陳子龍亦結「幾社」相應。北京既破，走謁史可法謀興復，聞福王立，乃還。南都失，榜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侯峒會、黃淳樞、徐汧等皆死，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允彝死後二年，完淳以陳子龍獄辭連及，遞下獄。談笑自若，作樂府數十闕；臨刑神色不變。而年甫十八耳。

史可法 字憲之，一字道隣。明祥符人。崇禎進士。順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至，作書寄母妻，以無子，命謝將軍德威為其後，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城破，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遂被執，不屈死。楊民謠思，葬於郡城梅花嶺。後人稱為關部，諡忠靖；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

黃道周 字幼玄（或作幼平），一字麟若，號石齋，明漳浦人。天啓進士。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崇禎初官右中允，疏救錢龍錫，降調，避病求去；瀕行上疏，請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斥為民。復起為少詹士。道周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時廷推閣臣，帝用楊嗣昌等，道周劾之，謫戍廣西。越年，復故官，以病歸。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與清兵遇，兵敗不屈死。有《易象正義》，三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授，續離騷，石齋集。

危象昇 字建斗，明宜興人。天啓進士。歷大名、廣平、順德、兵備。舉卓異，遷按察使。象升善射，嫻將略，能治軍；山西賊入畿輔，屢破之。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鄜

與總督分道釋賊，皆獲，馭南寇幾盡，威名爲賊所憚。擢兵部侍郎，賜尙方劍。李自成勢盛，象升大破之。會京師警，召入衛。尋總督宣大山西，大興屯利。時宰官相國昌、中官高起潛主和議，與象升議不合，遇事掣其肘。象升名雖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師次蒿水橋，與清兵遇，象升砲盡矢窮，奮門而死。福王時追諡忠烈，清設忠肅。有忠肅集。

瞿式耜 字起田。明常熟人。萬曆進士。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詔會推關臣，錢謙益譏沮周延儒，式耜言於當事，撻勿推；事發，坐貶謫，廢於家。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平靖江王亨嘉之亂。唐王監國，擢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退居廣東。清兵破汀州，式耜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由榔於肇慶。及王奔全州，以大學士留守桂林。尋封臨桂伯。在軍與士卒同甘苦，聞時政闕失必疏諫。兩粵皆倚以爲重。清兵破城，端坐府中，與總督張同儉俱死之。

韓廷錫 字晉之；更名錫。明侯官人。

張大復 字元長。明隴山人。有隴山人物傳，梅花草堂筆談，聞雁齋筆談。

支大綸 字華平，一字心易。明嘉善構李人。萬曆進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推官，以

舉調江西布政司理問。終奉瀾知縣。有世穆兩朝編年史，支子餘集，華萃詞。

袁中道 字小修。宗道弟。舉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歷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卒。有珂雪齋集。

袁宗道 字伯修。明公安人。萬曆會試第一。授編修，官終右庶子。時王李之學盛行，宗道在翰苑與同館黃輝、弟宏道、中道力排其說。於唐郊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因名其齋曰「白蘇」。世因目爲「公安體」。有白蘇齋集。

馮 字伯敬。明竟陵人。萬曆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爲人嚴冷，不接俗客。嘗官南都，僞奏淮水闊，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則筆之，名曰「史懷」。愛名山水，所至必遊。晚逃於禪。說詩以幽深孤峭爲鶴，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古詩歸，唐詩歸，當時謂之「竟陵體」。又有諸經圖，詩合考，毛詩解，鍾評左傳，隱秀軒集，名媛詩歸，周文歸，宋文歸。

魏大中 字孔時。明嘉善人。萬曆進士。累遷至吏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結黨樹威；忠賢大怒，矯旨切讓。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復劾之。廣微懼，陰伺其隙，嗾使所親陳九疇以他事劾大中；貶三秩出外。逆黨梁燾環、許顯純等復構

陷之，誣大中受楊鎬、熊廷弼賄，矯旨逮下詔獄。酷刑拷訊，指使獄卒斃之獄中。及忠賢誅，追諡忠節。有藏密齋集。

周順昌 字景文，號蓼洲。明吳縣人。萬曆進士。授視州推官。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嶙然。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解陷，斃獄中。崇禎初諡忠介。有燬餘集。

發居正 字叔大，別號太岳。明江陵人。嘉靖進士。穆宗時與高拱竝相。神宗時代拱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帝稱之曰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卒諡文忠。所著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鑑圖說。

楊繼盛 字仲芳，號叔山。明容城人。嘉靖進士。歷南京兵部右侍郎。俺答入寇，大將軍仇鸞畏寇甚，請開馬市。繼盛極陳其不可；貶爲狄道典史。已而俺答敗約，鸞伏誅，帝思繼盛言，累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用事，恨鸞陵已，心善繼盛，欲驟貴之，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劾其大罪。嵩構之，遂下獄。杖之百，創甚；或遺之蚺蛇胆，卻之曰：「取山自有胆！」坐繫三載，竟繫西市。臨刑賦詩，

天下傳誦。穆宗立，追諡忠愍。有楊忠愍集。

沈鍊，字純甫。明會稽人。嘉靖進士。知溧陽，忤御史，謫往平。入為錦衣衛經歷。

性剛直，嫉惡如仇。會俺答犯京師，詔廷臣博議；鍊昌言曰：敵由嚴嵩父子一己之私，

勦嵩十大罪。帝大怒，杖之數十，謫佃保安。邊人慕鍊忠義，多遣子弟就學。鍊恨

嵩父子，縛草象李林甫、秦檜及嵩，令子弟擲射之。總督楊順、巡按路楷承嵩旨，

勸鍊與白蓮妖人閻浩等謀亂；遂棄市。後追諡忠愍。有青霞集。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倭寇躡江南北，以郎中視師浙江，

海，屢破倭寇。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力疾渡焦山，卒。通雅。崇禎中，海賊

文。著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

董應舉，字崇相。明閩縣人。萬曆進士。天啓間官太常，陳急務數事，擢太僕卿，兼河

南道御史，總理天津軍山海關屯務。大著成效。遷工部侍郎，兼理鹽政。魏落職。

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古文。居官慷慨任事，在家與利捍患，比較，海濱人立

祠祀之。

何良俊，字元朗。明松江華亭人。與弟良傅皆俊才。時人以「二陸」目之。少博學。

二十年不下檄。賊首四萬名，沙原殆獨。以爲首授翰林院孔目。有例其請林。友
督義說，何翰林集。

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銜等忤劉瑾。其闕下請
龍場驛丞。誅，移戍陵知縣。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
濠之亂。世宗時對新建伯。督兩廣，破斷藤賊。明代文良伯其未有如守仁者。
卒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謂「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
故於宋儒特推重陸九淵，而以朱子集注，或問之類爲中。年未定之論。世稱爲「江
派」。嘗築室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集。

李 存 字明遠，一字仲公。元江西安仁人。師事陳苑。弱冠，慕古人無所不通之爲大
儒，慨然致心於天文地理醫卜筮釋道之書。從遊者滿齋舍。學者稱係庵先生。有後
庵集。

王良臣 金灣人。承安進士。詩才敏捷，尤邃內典。舉定間爲蘇州元帥府參議官，元兵
加焉，死之。

文天祥 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宋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湖南提刑，改知贛

州。德祐初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拜右丞相。使如元軍請和，被拘。至鎮江，夜亡入真州，泛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召至福州，進左丞相。以都督出江西，與元兵戰於空坑，大潰。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衝王立，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將張弘範掩至，被執。拘燕三年，元世祖知其終不屈乃殺之。天祥臨刑，作「正氣歌」以見志。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嚮拜而死。有文山集，文山詩史。

陸九淵 字子靜。宋金谿人。乾道進士。除敕令所刪定官。忤當路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遂還鄉。居貴溪之象山，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辯多不合；熹主道問學；九淵主尊德性。熹好注經；九淵則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故理學遂有朱、陸二派。光宗立，差知荆門軍；務以德化，民俗爲變。卒諡文安。有象山集、外集、語錄。

朱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婺源人。父松，爲政和尉，熹因僑寓建州。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齊治平均之道。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祕閣直學士，終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泰初諡文，

寶殿中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發源於梁、陳時爲新安郡，故其畧款多稱新安。居崇安時，勝應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創草堂於建陽之雲谷，勝曰「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號滄洲病叟，又號遜翁。考亭爲講學之所，故人稱「考亭學派」。其學出於李侗、羅從彥，盡得程氏之傳。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有易本義啓蒙，善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函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晦庵集。其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勘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

黃庭堅 字魯直，號涪翁。宋分寧人。舉進士。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寶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寶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中知鄂州，章惇蔡卞惡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徙戎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復請宜州卒。私謚文節先生。庭堅文章天成，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而庭堅尤長於詩，齊名蘇軾，世號蘇、黃。又善行草書，楷法自成一

家。初游濠院山谷寺石牛潭，樂其泉石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有山谷內外集、別集、詞、簡尺、年譜。

蘇

軾字子瞻。宋眉山人。嘉祐中試禮部，歐陽修擢流第，曰：「吾嘗疑此人出一頭地。」對策入三等。簽書鳳翔府判官，召直史館。熙寧中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忤安石，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言者據其詩語，以為訕謗，逮赴臺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旋移汝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歷端明殿學士、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轉寧波。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諡文忠。軾與父洵、弟轍俱以文章名天下，世稱三蘇。以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有易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東坡詞等。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六一齋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滁州。徙揚州、穎州。遷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負。事

聞拜參知政事，與韓琦用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
讀書，以文章冠天下。卒諡文忠。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
錄，洛陽牡丹記，文忠集，試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寶元初進士。歷同知諫院。仁宗時請定國號，英宗時與議
廢五典禮，均力持正論。神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居洛七五
年，緘口不論時事。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
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以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著資治通鑑
及獨樂園集、書儀等書。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舉祥符進士。晏殊薦爲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
時士大夫矯厲尙氣節，仲淹倡之也。仁宗朝爲吏部員外郎，權開封府。忤呂夷簡，
罷知饒州。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略陝西。在邊數年，號令嚴明，愛撫
士卒。羌人呼爲龍圖老子，夏人亦相戒不敢犯其境，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
萬甲兵。」旋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中外想望其功業。出爲河東宣撫使，還拜

部侍郎。徙青州，會病，請潁州，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與韓琦在兵間久，天下稱韓、范；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有丹陽集及奏議、尺牘。

元 稹 字微之。唐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第一。拜右拾遺。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謫江陵參事。長慶中擢知制誥，未幾入相。斐度屢劾之。遂俱罷。太和中官武昌節度使卒。稹善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體」。宮中呼爲元才子。又與竇鞏唱和，號「閨亭絕唱」。有元氏長慶集及小集。

李 翱 字習之。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爲廣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文。翱初從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論語筆解，五木經，李文公集。

李 觀 字元賓。華從子。貞元進士。舉弘辭科，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周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有李元賓集。

李華，字遐叔。唐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按劾不撓，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有李遐叔文集。

宇文護，字薩保。北周武川人。肅肱，仕後魏。解於修理之變，祖及二叔陣亡，護及母閻等被執。中途賴叔父泰襲救，得脫。護旋隨泰居關西，自是母子隔離三十餘年，存亡斷絕。後秦子覺篡西魏自立爲北周主（孝閔帝），以護爲大冢宰，封晉國公。周兵攻齊破長城，時閻姬及戚屬咸居於齊，齊主乃令閻爲書與護，護得書始知母居處，亦爲書報之，母子遂得重聚。而護專權驕恣，既弑孝閔帝立明帝，又殺明帝立武帝，爲武帝所誅。

閻姬，後魏武川人。宇文顥妻。顥性至孝，爲救父肱，與衛可孤戰死。姬與子護，又以喪亂分離。及護相北周，而姬與戚屬咸居北齊，音問隔絕。周兵攻齊破長城，齊主懼，令姬作書與護，旋送姬至周，始得母子重聚。

徐勉，字修仁。南朝梁鄒人。孤貧好學，早勵清節。歷吏部尚書，累官至中書令。在殿簡蕭。其誠子齊，爲世傳誦。

鮑照 字明遠。南朝宋東海人。文辭瞻逸。文帝時爲中書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俚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子瑱敗，照爲亂軍所殺。有鮑參軍集。

陶潛 字淵明；或云字元亮，一作名元亮。晉尋陽人。博學善屬文。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自解歸。後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廳東帶見之；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義熙末徵著作郎，不就。元嘉初卒。有淵明集。

羊祜 字叔子。晉泰山南城人。歷官祕書監。武帝受禪，累官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諸軍事。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緩帶輕裘，身不披甲；與陸抗對境，務修德以懷吳人。後入朝面陳伐吳之計，舉杜預自代。尋卒。南州聞祜喪，莫不號痛；吳守兵將士亦爲之泣下。追贈太傅，諡成。

諸葛亮 字孔明。蜀漢陽都人。少孤，避難荊州，躬耕隴畝，自比管、樂。徐庶謂劉備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後出佐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收江南，定四川，策爲丞相。先主崩奉遺詔輔後主。益興初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志在攻魏以復中原，乃

東和孫權，南平孟獲，出師北伐。六出祁山，鞠躬盡瘁，以疾卒於軍中。諡忠武。亮有巧思，嘗損益連弩，作木牛流馬，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有諸葛武侯集。

王 修 字叔治。後漢營陵人。初平中，孔融召爲主簿。遷高密令，移膠東。後爲袁譚別駕。曹操禮辟修爲司空掾，徙奉常卒。修篤行義，雖危難無恤。又以知人稱。

鄭 玄 字康成。後漢高密人。少爲鄉嗇夫，意不樂舉去，往事扶風馬融。三年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既歸，客耕東萊，門徒千數百人。建寧初黨禍作，杜門修業。孔融爲北海相，深敬之，告高密縣，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曰通德門。時黃巾賊勢盛，至相約不入縣境。建安中徵拜大司農，尋卒。所著書凡百餘萬言，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其易注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駁五經異議，皆後人所輯佚書，殘缺不完矣。經學家稱鄭衆爲先鄭，玄爲後鄭。

徐 淑 後漢隴西人。秦嘉妻。嘉爲上郡掾，淑以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以詩。嘉答之。後嘉將之京，以書遣車迎之，淑疾未瘳，不能從，報以書。嘉復遣以書，兼贈明鏡、寶釵、妙香、素琴。淑又作書報之。詞旨悽麗，爲後世所豔稱。

秦嘉 後漢隴西人。爲上郡掾。後入京，未展其才，早卒。

馬援 字文淵。後漢茂林人。少有大志，爲郡督郵，以縱囚亡命北地畜牧，賓客多歸附者。王莽以爲新城大尹。莽敗，依隗囂。後歸光武。隗囂叛據西隴，援於帝所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因以破囂。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封新息侯。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時年已八十餘；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盡堅，老當益壯。」又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後果卒於軍。建初中諡忠成。

劉向 字子敬；本名更生。漢劉交四世孫；交，高帝同父少弟也。初爲諫議大夫。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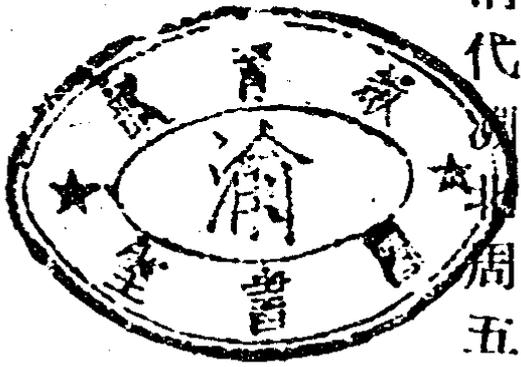
帝招選名儒俊材，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爲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元帝時爲中壘校尉，帝數欲用九卿；時外戚王氏擅權，爲王氏及諸大臣所持，官終不遷。所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書。

孔 恽 漢人。安國從兄。武帝時爲官太常，始與博士等議勸學厲賢之法，請著公令。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卷一

給父母

—清代湖廣周五封—



一 王鑫給父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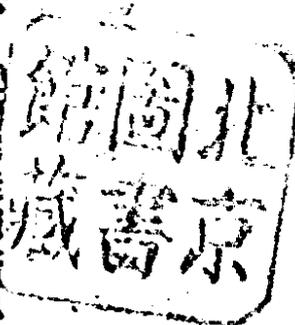
二親大人顧安：

男自前年練勇以來，不克侍庭，緯度歲者凡兩載於茲。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誠不啻其境不知也。

前伯兄歸家時，男約以初七八將爲歸省之計。而朱石翁以公議相阻，云「即欲歸，亦須待滌翁局而已定方可。」男若能脫身，以違承歡之願，大是妙事。即或不能，亦必揆理義而後行。出處進退，士人之大防，斷不敢苟且，以貽堂上之羞也。

二 夏完淳給母書

(8)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報大仇，卸死榮生，告成贖土。奈天不佑我，鍾虐明朝，一旅纒興，便成靈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



(南)

三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衰祚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乾就溼，教禮教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兒，生母託之昭南女弟。

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壘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文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闇，決不敢捨。

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寒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兄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寢食、盥澗，一杯清酒，一盞寒釐，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員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涓陽情也。

賸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

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

含笑歸大清，了我分內事。

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

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

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

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三 袁宗道給父書

孫女亡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卽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滯，得山色朋譚，漸消煞去。此亦矯情養生之決也。此時中堂已允辭試差，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亦罹此苦，舅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繞，何日是了？宿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債；酬則從他酬，

(6)

苦則不可被他苦。三舅相見時，取此紙出觀。漩渦底佛，拋落水羅漢，亦可笑也。

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簪遊齊雲，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刻大有意，但舉世皆為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免俗末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

男近日移居玉裏白新房，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贖錢，又苦向人開口，恐終爲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茲不足慮。男賦性爽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兼之屢遭兒女之變，杜門時多，交遊益寡，酬應彌疏。此皆宦途之所不宜，而男犯之。至於恩纏愛綫，雖能強解，而左哭右啼，魂驚神喪，爲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真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冷齏，而兒復尋泉石冷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祇得勉強敷衍。至人之曠喜，官之利鈍，顯上天公，自有安排，男終不能作俺門行徑也。一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賦與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四 王守仁給父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啓上。

父親大人膝下：

江省之變，昨遣來函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事王尚留省城，未敢遽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蹈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賈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賈檄人，乃參政李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耳。

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既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倖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謝懇。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

伏望大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

因巡檢便草此。臨書悵憤，不知所云。

五 宇文護給母書

(7)

四字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雖同謹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歸；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鑑，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者有知，冀幸見於泉下爾！

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竝許於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鼓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鄉，恩遇彌隆，矜哀聽許。」

摩敦垂教，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屢割。書中所遺，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當鄉里破敗之日，謹保年已十餘歲。鄉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剗肌刻骨，常讓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

朝撫運，隋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房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隨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惻然之恩，既以幣洽；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

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舊；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卷二 給夫 妻

—清代溯漢代十八封—

左宗棠給妻筠心書

筠心夫人：

近好卜久未得手書，知脚氣尚未復元。衰老之年，氣血虛耗，飲食藥餌，須隨時調補。勿過節省，以貽我憂。

霖兒出婦後，漸有成人之度否？讀書不必急求進功，祇要有恆無間，自養得此心純一專靜，自然所學日進耳。

新婦性如何？教婦初來，須令其多識道理，為家門久遠計，「小學」亦讀一兩冊，令諸姊勤為講明也。

二 曾國藩給妻書

(13)
接紀得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為慰。家世過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綉，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

錫粉製成，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近在京資參，每兩用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二兩，與夫人服之。

澄叔待兄與嫂，極懇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

此附近好！

其二。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有兩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為慮。

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痊愈。滿兩個月後，即可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滬。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

余精力日衰，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姪在蘇，相事立體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日罷官，尚不失為和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痘必，不可不預為之計。即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

時時有讓恭省儉之意，和爾渾悠久，余心大慰矣。

身雖疲好如常。惟眼凝日甚，說話多則舌頭塞，

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甚遠

順問近好！

三 胡介給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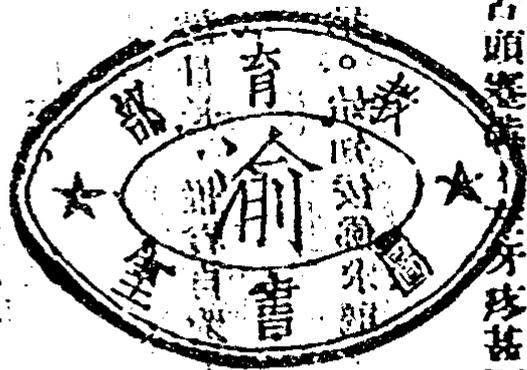
旅人介再拜。

少君夫人敬聞：

是日十月廿四日，舟次黃河之第八關隘莊，記別少君四十有二日，爲路一千五百里。漸窮故鄉遊，轉與僮僕親；南望旅園，在碧天波沒之際，想見登樓望遠行人，亦在青山外也。家中自老父以下，各安善否？少君與蕙哥無恙乎？旅行無次，不得家園一信，爲恨。

(115)

旅人以十月五日渡江，爲淮揚舊遊，淹留十日。中間詩酒唱酬，旅况未惡。獨恨至公路與高大哥，其家已扶藜還東徐，此輩隕西，且爲異姓託處。詩云：「宛其死矣，



人入室。正是此境，悽愴成恨，極難為懷也。是日遂登舟，明日入河，夫抵月初可邊，隨消矣。

別來能專意向上一着否？結褵以來，未嘗有此遠別，新詩寄看，可一一和之。

四 周庚給夫陳挾公書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儲女兒所敗。余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踏乳。一室深山，稍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徒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供白表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求嗣之愚也！德音莫遠，便是致辭之難。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其四

林嫂「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歎其素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



風前悲風也。

五 夏元溥給妻書

至月餘，便遭大變。而累叔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馨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憐不慈，止有雙慈，下有一女，則止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兼田廩已罄，已委之鄰，嗷嗷無歸；同氣離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裁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就說一人，生理盡矣。

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熱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半生為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絮，身後之事，一概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

法華社重編武誼因言將有封典俱有，我不會得。夫人，夫人，汝亦先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

外傳來案案類

史可法給妻書

初聞在天津准，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狂思親到，方纔放心。

我在外身離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兩個月，未知身離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一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延湯孝順公婆，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稍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祇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心好意。

楊狀爺、太太及國家想俱平安，現時為我教意。

其二

吾領兵到山東城下，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每拜沈日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事守候扶

總之不可飢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得有銀兩，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

太太學了八哥姐神，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急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就與公姑財寶。醒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府知府家爺爺殺絕了，其孫孫。不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這年終，女無子嗣，父母又在仙鄉，不能事奉，若知夫人替我孝順，更與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

與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且不分難，且後自然發會。再一上天見佛，生得一子，慶用正自不難，何必難愁？纔是凡事不如道，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

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錢。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舊班衣服，就當錢用，行供費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太，太太煩惱。八哥姐新到家，凡事勸教他，保護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

時因太爺病體如難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財源盡枯竭。帶去箱木，可於驛車上請次布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

我領到聖朝聖旨，今日奉旨回。流賊已殺得他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并無疾病，不必挂心。李會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私，後來着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指管，真可我們談話，亦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棧銀兩正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二十兩，俱望查收。

其三

他得家書，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太，楊太太，近有甚麼消息。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回。今回六安去矣。

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敬他，儘讓。他。祇要父母歡喜，自有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學學父母者，惟夫人一人，常念我苦，萬萬不可放心。

太爺飲食，全要調理，常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與回南來，可儘大轆一乘，驟轉而來，揚塵幾頃，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爺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發開，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

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西國轉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安，夫人雖不得，即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即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公姑事大，全在夫人委曲降心。

丞相門戶更顯輝煌，待使作去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婦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錢少，不能隨心，今將法款計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處，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餘德也。

九折如有差成人，帶到兩邊，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兼差向來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

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草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諂也。

七 盧象昇給妻書

余妻官二十五年，歷部郎、郡守、縣司，以及治郎、撫楚，日惟國事若生若死，不收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家無長物。

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和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勉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教其家訓。務使親親於堂，四稔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

侍大禮西遊，督旅入關，資此相勉。

八 楊繼盛給妻張夫人書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於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於鴻毛尤輕。先生之際，不可不揆於道也。我輩時聞夫婦在你前頭，你是如何激激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還輕的道理。故此特這話勸你。湯火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骨雖用，則隨夫亦死。這話

禮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禮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老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主之事業，以贊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

假打六符四斗棍術，是因保佑我引棺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俱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尚未出嫁，無人教訓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教訓我的兒女成長，本待各自成家立計，感合我活着的。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德。如今咱家兒沒無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指個人家破，種下人家的禍，惹人家的笑。你是何等最聰明知道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

二、幼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着他嫁人，衣服首飾打發他。我在世三年，他發心喫齋齋，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着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好心腸，凡事請他些與他便宜，他便歡喜了，不可與他爭說。三姐、四姐，要休

(卷)

著者類他，正如六姐，雖母死後，也與他近他。應氏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與他同
命。其餘家事，原你講他，我又說在後頭，故不須多言。

九 秦嘉給妻徐淑書

本館發道，常給徐世。隨得順時，備他富貴。知所苦故爾，未有與換，想念他，
勢心無色，常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不慘慘少樂。又計佳還，將彌時節，以念發同
念，以意有遲遲，如欲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從，必想必力。

出其二

津東來返，甚爾所感，無假還別，則恨恨老情，願老恨然！

爾得此說，因既妍媸，及觀來來，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並寶釵一雙，
新香綉履，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照形，寶釵可以照首，芳香可以馥身，素
琴可以娛耳。

一〇 徐淑給夫秦嘉書

知屈珪璋，應奉燉使，策名王府，佩國之光。蹶失高潔浩然之棄，亦是仲尼執鞭之
錄也。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嘆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塵裝已辦，
發適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

深谷透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嶺，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躡，冰
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
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剖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

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竊天下之珍妙；得毋目玩意移，往而不歸
出耶？

其二

(補)
既遇合音，兼聞藉物，厚顧厚敬，出於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
既珍，素琴益好。瑰異物於鄙陋，則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誠肯若斯！寫鏡執釵，
情意勞靡；操琴咏詩，思心成結。釵以芳香麗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幾我
心也。

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容，當待君

復。未奉儀，則教不列也。未待報，則芳香不發也。
今奉鹿牛尾掃一教，可以掃塵垢。起布疋巾之教，其嚴若神物。然其法雖錯，蓋一教之前
以盛膏水，說鴉然一教，可以服藥酒。

卷三

給子

女

——當代湖漢代七十七對——

一 蔣中正給子經國書

經見知之：

去年顧先生精廬來上海時，言「汝已有啓悟之意，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云去；聞之略慰。以後在家，營撫祖母及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不可輕浮。在學堂要靜聽各教習講訓，時自細心領會，務求明白。讀書總以爛熟爲度。

父示 二月九日。（九年）

其二

茲寄汝「經文解字」四本，可請王先生照予所定課程教授也。此書每日能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淺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讀過便算。

(29)

汝在家，對親須要孝順，對長上須要恭敬。走路不可輕佻，須要著重。與同學須要和好，不可相打相罵。年歲漸長，更要自知道理，力求上進，不可再像從前小孩時一味

(30)

貪玩弄也。此間近佳！

再：買「段氏說文」一部寄汝，恐「許氏說文」太略，以此備參考；至認字，則仍依「許氏說文」可也。

父示 九月四日。(九年)

其三

經兒知之：

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爾雅」讀完時，小學書可認「許氏說文」，或後讀「爾雅」亦可，隨爾先生定奪，余不遙制也。

汝父在此甚忙，戰事已得勝，并聞。

父示 五月二十三日正午。(十年)

其四

經兒知之：

來信已經收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

你較下學期既有英語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增長知識；並爲你弟弟定「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定書方法，只消告訴他郵寄的地方，叫書坊直接送達便了。不要忘記！

父示 八月四日。(十二年)

其五

經見知之：

我由自由市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

你在上海，須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兩星期須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

問你所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爲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貫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過，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爲止。你於中文如能懂「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駢筭」，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餘如英文，最為重要，必須將每日教過的生字，在自習時默得嫻熟，一星期之後，再將上星期所學的生字，熟理一遍，總要使其一字不忘為止。算學，亦要留心，却不可厭倦懶學，遇有疑難問題，務求徹底了解。須知目今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只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

你上半年沒有脫課，是最好的好處，我很喜歡；以後還要這樣才好。如果從現在到畢業，不脫一課，則你的學問品行，自然會好了。學生最要緊的，就是上課時候，不顯懶野，教員所說的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則功課自然精專，學業亦自然容易進步了。

寄我獎狀附還，望你檢收。

父示 十月十三日。(十一年)

其六

經兒知之：

你託世和帶來的信，我已經接到看過了。你每逢星期日沒有功課時候，應把讀過的「孟子」讀一章，挨次讀完，使不忘記。其餘英文、算學，均應隨時學習。對師長要敬

重，對同學要和氣。

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撙零用銀三元。如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爲要。

父示 二月廿八日。（十二年）

其七

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如「五」字寫錯至「互」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後遇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爲抹去。你的英文，既然有進步，更要當心學習。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歡喜。體育最是要緊的，以後還須常常練習，才好。

你每逢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個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把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

再囑：你請果夫哥哥寄陳舜耕銀二十元，給其做學費爲要。

五月十三日。（十二年）

其八

我現在已經到了莫斯科，路上很平安，你可勿念。

你近來讀書，自己覺得有無進步，須常常稟我知道。如有信件，可請果夫哥哥寫個封面寄出。你弟處，亦應常常通函問候爲要。

父手示 九月四日。(十二年)

其九

我上次託果夫轉交你的信，想必已經接到了。我在這裏很好，可勿念。

你現在的學業，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麼進步？我很繫念。裏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幾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着，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如果平時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爲文最要緊的祕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

我在此不能常寫信與你，你隨時到環龍路四十四號林煥廷伯伯處去問我電報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電報消息，便須寫信轉告你弟總國。

九月十四日。(十二年)

其十

我接到你九月二十四日晚間所寫的信，非常喜歡。你說你的身體，比上年不好；又覺很是愁悶。我前次寫信給你，要你身體自己當心，並且要勤習體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時候，可以練習柔軟體操或陸鈴體操，亦可叫銑夫同練，必於身體有很大的益處。你出鼻血同頭暈，是十五六歲的人身體發育時候必有的象徵。但是你要時時自己當心。看到一個鐘頭的時候，必定要休息游戲十分鐘。因為用功讀書，總是低下頭來的，低頭的時候太久了，自然就會頭暈的。就是出鼻血，也是這個緣故。你以後可以買一個看書的書架子，就是像從前你祖母看經的經架一樣的東西。所看的書，或學字的帖，擺在那架子的上面，那麼頭腦不要低垂，頭暈、鼻血這類的病，都不會發生了。如上海買不到這種書架，託守梅伯伯向奉化習藝所去做一個來，也是很便的。

十月十五日。(十二年)

其十一

近來兩星期，沒有接着你的回信，心裏非常記掛。不曉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沒了？你要知道：我費了許多工夫及許多心思，就是要你聽信裏的話，可以增進你的學

國及有國，亦可使你照信裏的話，學些寫信的文字及格式。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拘謹謹束縛不動的，只要守着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

除了依循道德以外，總要時時活動，使得心裏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覺得苦了，就放下書本，去遊玩一刻，再來求學，那腦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託果朱哥哥揀選幾本小說來看看。但是小說不能作正項功課，只可算是解心鬱、發性靈的贖物罷咧。

十月三十一日。(十二年)

其十二

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作文確已有了進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這信裏還有錯字，並且也欠清楚。現在我將你幾個錯字拿紅筆圈出來，望你自己改正。以後寫字，總要筆畫清楚，而且不可錯落，才好。你說「遊安樂城記」，拿這城裏的快活景況來譬喻中國的政事不良，這個譬喻，就是不適當的。比方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要得

到像這「安樂城」一樣景况，如此說法，或者對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說完了，篇幅還覺得太短，就把反面來說。因為反面的意思，能夠顯出正面的文章來。譬如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人們就享幸福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現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享幸福反面話，更加可證明中國政治不良的意思出來。你「避暑雪竇寺記」中「因山路難走，譬如求學一樣，這就對了。這一篇文必定是好的，將來我要看看。我寫給你的信，你可藏着，時時拿出研究，於你的作文很有益處。這是你信裏的字，要放大些纔好看；如同我寫給你的信信裏字一樣子大，就好了。」

(37)

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要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聽說英國話，你就常常問其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用。小學英文能常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與人家對談，那就應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學、國文，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其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我們家鄉話叫做「書獃頭」，官話叫做「書獃子」，就是這類人的綽號。總之，這些話，是說書讀得多不能應用的人，就是雖多益，也是越讀越呆。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裏十分明白，拿了

一兩話，實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

演說是最難學的。如遇開演講會的時候，你可以選定了一個題目，上臺演講，不拘言之長短，只應說得事理透徹，層次井然；臨場不要怕羞，講完從容下台。前此多講幾句，他就不以為難了。切記！切記！

俄國十月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約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以到上海，此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三年）

其十三

經兒知悉：

我現在住在黃埔。你有信寄到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可也。

你今年功課，須注重英語，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聖約翰學校二年級；否則亦要考入一年級也。

寫字，筆畫宜清楚，但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不可太小。

靜兒在醫院診治，你坐看過否？現在有否痊愈？你近來對於功課，有何心得？曾看

「曾文正家訓」否。每由學字法也。持類一一告我。並把最近所學的字，寄我過目，看有進步否。

爰示（五月一日）。（十三拜）

其十四

你九日來信，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於當時密題，想可收到。你的字已漸漸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筆寫一次，要在右帖中，橫直均點數捺，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五月二十三日）。（十三拜）

其十五

你抄來「陳松蘿命對製筆略」一篇，其中多有錯字，如「請」字誤寫為「請」字，是太潦草，留心之故也。凡抄東西，須先讀一篇，將其意思領解，然後再著手抄寫。如有文意不通之處，即當改正；倘有疑難而不能自決者，即須問人，則抄寫才有益處。如「請」字，亦當作「請」，亂要抄完，豈算，有何益處！

凡事總要認真實在，不可當作遊戲看待。曾文正公言：「辦事，讀書，寫字，皆要

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齊，專心一志，方能做好。凡讀書寫字，皆應當作辦事看也。你須記之！」

父示 五月三十日。(十三年)

其十六

上月二十八日來稿已接閱。附來文體、兩體二篇文字，亦批改付還。意思與文法，皆無錯處，欣慰之至。但字體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後切須格外留意！

你沒有看過「曾公家訓」嗎？爲何來信總未提及？注意英文，只寫將學校裏的讀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讀幾頁，每頁讀幾遍，以暑假日數，與書之頁數對計，必於暑假期內溫讀熟爛才好。

「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切勿視爲等閒也。

父字 六月十三日。(十三年)

其十七

我接到果夫的信，知道你已經到上海了。前日聞緯兒亦已到了上海，但是他到了上

海之後，沒有寫信給我，不知爲何？你須同果夫兄到朱宗去看他一看，寫信告我。

今日將你的來信寄還，給你自已保存，將來拿出來看看，很有趣味的。我寫給你的信，亦要封封存起來才好。

九月二十六日。（十三年）

其十八

寄交新順木行洋五千元，有否收到？亦須請其示知。

你同緯兒同住甚好。你要時時教導他，做他的好榜樣。現在上海家中的情形怎樣？你須詳細地寫封信來告訴我。要！要！要！

父泐 十月一日。（十三年）

二 蔣中正給子緯國書

緯兒：

我今日在桂林過舊曆的新年，心裏很想慕家庭今日的樂趣。自歎不能在家歡笑一堂，因之更加念你的活潑神態，不能忘懷。又想起我的母親逝世，不能再生，與我在家

中過年；可憐我的人又少一個了，歡喜你的人亦少一個了。從此以後，我永世不能與我母親在家享受過年的樂趣，而且永遠不能見我母親的面，盡一些孝心了。想到這裏，更加悲傷。但願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親，友愛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個做人的模樣，不致如你父親的傷悲老才好。

我在桂林，孫公公及胡、許、吳各位伯伯，往來極其親熱，亦極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廳」，亦極其幽雅，為桂林省城第一個好地方。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幾個照相，將來曬好了，我還要帶二張來給你看看。但是我的心裏，無論如何快活，終不能忘記家庭的樂趣，及母親逝世的悲痛。不知你們在家中，亦有此感歎耶？我心裏很想回家，但不知果能回來否耳。

去年家中的限月，及上海匯銀若干，最好寫一封詳細信來。你一月一日發的信，我已於前日接到了。這在他鄉度歲之時，得見你們的筆跡，真是如獲至寶，以後還要你們時常寫信，來解慰我旅中的冷靜為盼！

父系 一月廿八月。(十二年)

我前日接到你們上月十一日所發的信，方才曉得你們快舉搬到城中去過年了。過年是在溪口家鄉最熱鬧最快活。你們不在家中過年，是錯過了。近來仍舊搬回到溪口住了麼？我家中當店屋改做學堂，我已經同校長陳先生商量妥當了。如樓上房屋有空餘，你們只管去住在裏面。否則，你們不如到新屋去住便當些。

我大約下個月就婆到湖南去了，你們有信，只管寄到桂林來。清明節邊，我大約不能回到家來祭拜祖母的新墳，心甚快快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託才火伯伯，到祖母墳上多種幾百株樹。至於如何種法，我已經告訴才火伯伯了，你只託他去買樹秧去種就好了。

二月五日。(十一年)

卷三

(48)

我接到你們正月十五日寫的信，非常歡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來，舊病亦已經好了。但是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煩。我近來天天騎馬，而且騎得很高興。將來我回家時候，必定給你買一匹小馬，教你騎馬。我自己買一匹大馬，同你騎了遊行就是了。你今天不曉得看查圖畫？你如其會寫字的時候，還要你寫幾

個字來，給我看看，或者我的心裏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決不回來了，你快快把家裏及學校裏的事情，詳細細細，寫封信來，使得我可以放心。

餘言下次再說。

三月三日。(十一年)

其四

我三個月沒有見你了，心裏非常記掛。我今日看見人家小孩子，在大本營前空地放風箏，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風箏的趣味，不曉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風箏去放沒有？我在抽屜裏，找出兩張畫國賀年片來，一張是富貴花，一張是小孩遊戲，其中也有放風箏的，所以寄給你白相，不曉得你快活麼？

我下個月去湖南了，以後來信，請你寄把廣東省公署古廳長轉寄就好了。

此刻已七點半鐘了，想必你還沒有睡罷？

三月八日。(十一年)

三 馮玉祥給子洪國書

洪國愛兒：

前天得你來惠，知你已到北平，在你伯母家住了。你信中說被父親責罰之後，而子上覺得難看，似是無顏見人……。我曾告訴你過去時轅門斬子之故事：當時若非余大君以母子之情迫之，恐宗保不免一死。於此可見先賢之先公而後私，又可見非如此不能使大家都知道國法人情不能兼顧之道；決非宗保之父無父子之情，更非宗保之父不給宗保留臉也。此中重要之點，尙希吾兄於讀史之時，看戲之時，得些深的教訓，以其有益於你的爲人和立身也。你覺得無顏面見人，便是你「知私近乎勇」的好關鍵。希望你時時刻刻知道要做錯了事，人家便要看不起你，如此則不可不謹慎、不小心也。你的生性是很純很厚，祇是讀書的根基太淺，又加上近十年來，你日日過的逃難生活，所以不免學些「一瓶不滿半瓶搖」的東西。你把這幾年所遇見的事一條一條的寫出來，則知道一切欺騙、幼稚、虛偽、自哄等等，真是不對了。誰罵父母？若一切不謬，直是亂說亂來，結果則成爲今日不堪設想之局面。張先生對我說，他本是革命的，後來在北平被抓獲，當中坐審案的就是會負責任的同黨，而今轉變了的，抓人的亦是陪審的。於是，他才知道書寫人不革命、假革命，而到了緊急關頭，反倒出賣了革命。此點關係太大，你能留

必於此，則對人、對己就有了價值了。你喜歡周濟苦朋友，我是最喜歡不過的；但是總要認清他是真正貧苦，真有危難，方可助之，不可幫那任意胡為的人為要。你能在北平找點小事作很好，可是你要特別小心。北方多數軍官，會為我的舊友，你如果能約束你自己，勤儉好學，誠實可靠，則必無一人不願助你成功。然你若不自檢束，放蕩起來，則不但你的理想成，反之代我買許多罵名。國兒！國兒！你要切實紀念此語！

寫你能升陸大起見，你能在北平抽暇補習功課為最好。祇要你立一個堅決志向，定然有成功之一日。你父年過半百，尚每日「陸大聽課，吾兒能升陸大發誓，可算雪父之未入陸大之恥矣。國兒！國兒！盼你努力上進！

你的婚姻的事，為父向來主不干涉主義；然而至今已悔之不及。深願吾兒念及為父老矣，兩鬢斑白，行將就木之人，跟你也跟不了幾年，還有什麼希望？祇是希望你作一個忠於國家民族的大人物，而對於你的本身的事，有個確定的打算。

至於你的幾個弟弟妹妹，雖然是個人許他自立，但是不能不望作哥哥的一面給他們些好樣子看，一面還不能不希望你慮慮留心幫他們的忙呢！此語亦很重要，望你留心。以上各條，拉雜言之，盼望你好好的記着！餘不多寫。（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四 俞樾給次女繡孫書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嗽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

「水仙花」詩倚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喜。「秋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接側，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和婉爲宗，秋檢爲注，方是福慧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圓山無殺，亦由爲汝二弟尚祈慮歸綽，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

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書局者，謀請刊刻。「字樣攷疑」亦宜寄金陵，託友人投刊。曾未知能成否？「注前篇遺題無分，以後文章各有名，」此句香山詩，吾常誦之。

其二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甚慰。

吾於正月廿八日，在錢塘江首途，由嚴州、金華、處州、温州而至桐鄉。祖母今年

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清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雜，賓客紛繁，遠不如闕事太守之清閒自在矣。

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况，還南亦乏良圖，觸滯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常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乃是大福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晚年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深思吾言！

五 左宗棠給子孝威等書

字論要見知之：

爾爾所寫請安帖子，字畫尚好，心中歡喜。爾近來讀「小學」否？「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做人的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古人說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以及灑掃、應對、進退、喫飯、穿衣，均有現成的好榜樣，口裏讀著者一句，心裏就想著者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會讀書。將來可成就一箇好子弟，我心裏就歡喜。者就是爾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

早眠早起。讀書要眼到（一條一畫其有錯），口到（一字其含糊），心到（一字其太過）。寫字（要轉身正坐，雙腳大腕，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要變情筆、墨、紙）、溫書要多遍數想解；讀書要細心聽解。走路、喫飯、穿衣、說話，均要學好樣（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個人的樣子，練好的就學）。

此紙可粘學堂牆壁，日看一遍。

廿三夜四鼓。

其二

孝感、寬知之：

我於廿八日開船，是夜泊三汶嶺，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南風甚正，舟行甚速，可毋念也。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爾等雖小，當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爲爾等言之。惟刻難忘者，爾等近年親喪，無甚進境，氣實未變化，恐日復一日，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間思及，無不成眠。今復爲爾等言之，爾等能領受與否，我不能強，然固不能已於言也。

爾等要口到，口到，心到。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蒙籠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祇圖混過就是，是口不到也。經傳精義奧旨，初學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能用心體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掃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漸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即請先生解說；一時尙未融釋，即將上下文或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連在字裏行間，時復思繹，乃爲心到。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處，心中胡思亂想，全無收斂歸著之時，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好似睡在甚麼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之句當，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

不知不能，去年所不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知不能。

孝親今年十五，孝寬今年十四，轉眼就長大成人矣。從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試自付之！讀書作人，先要立志，想古來聖賢豪傑是我幾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讀書延師訓誨，是何志願，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父母常督後誘德者，是何好樣，斥責者是何壞樣，好樣要學，壞樣斷不可學。心中要懇簡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學好，事事要學好；自己壞樣，一概猛省猛改，斷不許少有回護，斷不可因循苟且。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恥笑。志思不立，尤患不堅。偶然聽一段好話，聽一件好事，亦知款動羨慕，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機，不過轉眼幾時，此念就不知如何歸歇去了，此是得志不堅，還由不能立志之故。如將一心向上，有何事業不能做成！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陰，吾輩常惜分陰。」有人用心之如此。韓文公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凡事皆然，不備廢書，而讀既更要勤讀。何也？百工技藝及醫藥、農學，均是一件學，道理尚易通曉；至吾儒讀書，天地人物，莫非已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於心，然後始為有本。人生讀書之日，最是難得，

爾等有成與否，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再數年依然故我，還能有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思之！思之！

● 孝威氣質輕浮，心思不能沈下，年踰成童而童心未化，颯適言動，無非一種輕揚浮揚之氣，屢經諷責，毫不知改。孝寬氣質昏惰，外謹內傲，又貪嬉戲，毫無一點好處，開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倦閒頑態，便覺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詩文不知何物，字畫又醜劣不堪，見人好處，不知自愧，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我在家時常訓督，未見梭改，今我出門，想起爾等頑鈍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爾等如有人心，想爾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我不在家，爾等在塾讀書，不必應酬交接，外受傳訓，入奉母儀可也。

讀書用功，最要專一無間斷。今年以我北行之故，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工課，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者，又去月餘矣。若夏秋有科考，則忙忙碌碌又過一年，如何是好！今特諭爾自二月初一日起，將每日工課，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使我查閱。如先生是日未在館，亦即注明，使我知之。屋前街道，屋後菜園，不準擅出行走；如奉母命出外，亦須速歸，出必告，反必面，斷不可

任意往來。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引爲同類；倘或不然，則同席對席，勿與親暱爲長。

家中書籍，勿輕易借人，恐有損失。如必須借看者，每借去則黏一條於書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以便隨時向取。

庚申正月三十日。

其三

學感知之！

接臘月初十日稟，知家中清吉，爾兄弟姊妹均好，甚爲欣然。

爾年已漸長，讀書最爲要事。所貴讀書者，爲能明白學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卽不得科第亦自尊貴。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作幾句工緻詩，摹幾條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究竟是甚麼人物。爾父二十七歲以後卽不赴會考，祇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作一個好人，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生爾等最遲，盼爾等最切，前因爾等不知好學，故皆以科名欲勸爾。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我豈望爾等科名哉？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三、六、九日作文兩篇；

感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志趣尚非遠大。且爾向來體氣嬌弱，自去春病後，形容憔悴，尚未復元，我與爾每每以爲憂，爾亦知之矣。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誦讀，而無得於心，不但不能增進，且久坐傷血，久讀傷氣，於身體有損。徒然搗磨時尙腔調，而不求之於理，如戲子演戲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賤漢。且描摹刻畫，鉅心鬥角，徒耗心神。尤於身體有損。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難當前，心跡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尙能集事，尙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天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祇做苟且草率工夫。願以養心程在此，厥以養身程在此。府試、院試如何未過，即不必再試，我不欲爾成儕世俗之名，只要爾識義明理，將來做一箇好秀才，即是大學。

一取中舉後不及錄示，因爾信如此，故略言之。李貴不耐勞苦，來營徒多一累。其人不能學好，留之家中亦斷不可。我寫信與郭玉叔，求他轉請地方官也。家中小小私作，

亦宜留意。家有長子曰家督，爾貴非輕，且一歲年結須增一歲志氣，須去盡勤心餘業。

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

其四

孝威知悉：

前江卷一函，由郭二叔轉遞，甫發數時，即接中丞及郭二叔書，知閏月初六日榜發爾竟傳中第三十二名。且爲爾喜，且爲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爲嫌，晏光賦、楊文利、李文正千古有幾？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吾目中所見，亦有數人。惟孫芝房侍講，稍有所成；然不幸中年廢忘，亦頗不如當年所期。其他更無論也。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洩也。師學業，亦何獨不然？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俯首猶能暗誦無遺；若一讀即上口，上口即不讀，不數月即忘之矣，爲其早得故易失也。爾才氣不過中人，今欲試輒高翔，豈非古人所謂一暴得大名不祥一乎？爾所呈試草，亦不過爾爾，且字句間亦多未妥適，豈非古人所謂一暴得大名不祥一乎？爾宜自加省愆，斷不可稍涉驕亢，以貽我憂。

爾宜自宜刻印，分呈宗族親友。有送賀儀者，無論輕重，一概受之，寫簿備記，過

有慶弔之事，照數酬答。詩文均請伯父改正，免人批評。此信到時，想已見過主考官師矣。主考官師別號姓名，可問明告知，以便作信謝之。我家雖寒薄，然外人必不體諒，太涉菲薄，似不近情，祇好勉強應付，一切問郭二叔、李仲雲便得注意。

殊卷履歷，自須刻之。自我曾祖仁穆公以下，至我父母，均已咨請封典；京官任內加一級，則從二品也。本支名字，亦宜詳載。

新例中式後，必赴京覆試。爾年尚小，難受北道風霜之苦，且學業平平，明歲仍不須赴都會試。查京官二三品以上子弟得舉應具摺謝恩；但未知外官何如，如必須具摺，我擬即將暫不能赴都，隨侍軍營，以便教訓之意入告，或邀俞允。

爾昨鈔錄閣作，字畫潦草太甚，且多錯落，又未習行書，隨意寫，致難認讀，殊不喜之。嗣後斷宜細心檢點，舉筆不可輕率也。

謁詞掃墓之禮，自不可缺，族間光景甚苦，公項已無存留，一切可自備之，以數十緡爲度。祠中可貼一聯：「奉到浙江大營來諭，明歲且緩北上，凡宗族親黨惠賻程儀者概不敢領。孝感敬白。」庶免人家預備。

謁祠展墓禮畢，卽赴湘潭外家，謁外祖母及各尊長，來往以十日爲度。長沙諸親友

其，親送硃卷，數日了之。此外可無須酬應。硃卷以數十本爲度（官場不必然也）。同年須酬應者，自宜周到；但其人不可親暱。近來習俗最重同年，其實皆藉以廣結納耳，我素不取。當得意時，最宜細意檢點，斷斷不準稍涉放縱。人家當面奉承你，背後卽笑話你，無論稠人廣衆中，宜收斂靜默，卽家庭骨肉間，一開口，一舉足，均當敬慎出之，莫露輕肆故態，此最要緊！

今年秋吳都司歸，曾寄薪水銀二百兩，此次未免又增一番用度，除却應用各項不宜本省，此外衣服等事，概宜節之又節，免我遠地牽累。如實不敷，亦只準再寄百兩，兵已缺餉七月，我豈可多寄銀歸耶？爾母病體稍愈否？衰老之年，藥餌不可缺，近因省錢故不服補劑，爾等當亦有所窺，省却開錢，或可供藥餌之資耳。

閏八月二十一日。

其五

孝威知之：

二十日接爾前月晦日一書，得悉一切。試卷刷印一千五百本，未免太多。履歷多未詳確。我保同知銜知縣後，曾保同知直隸州，非虛銜也。特旨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後

又奉特旨以三品京堂補用，并特賞多珍，然後補授太常寺卿，督辦浙江軍務，兼授浙江巡撫；凡此履歷，皆應詳載，數典不可忘祖，豈可忘乃父乎？又吾父母之得四品封，是本旨賞給，與尋常恩例得者不同，應載明，「特恩誥贈朝議大夫，誥贈某人」，方昭核實。國恩家慶，未可忽也。

吾以棘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闕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人及官於兩湖者久見，無不誦詢及之，以未嘗朝籍之人，每荷恩知如此，亦稀世之奇遇。略、曾、胡之保，則已在聖明洞鑒之後矣。官文因禁變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訟其冤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欲謀之，遂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咸豐六年給諫宗若親辰之直舉入才，以我居首；咸豐十年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宗蓋得聞之嚴父仙舫，播蓋得聞之郭仁先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元年與吾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仙舫父親得之長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

與吾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兩君直道如此，卻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成之。此類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滯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常可及矣。

吾二十五歲而生爾，爾生七歲，吾入長沙居戎幕，雖延師課爾，未及躬親訓督，我近事爾亦不及周知，直多謬誤，茲略舉一二示之。二伯所言「不爾姪輩有執持氣」；此語誠然。兒輩當敬爾勿違，永保先澤。而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消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山終歲營早餽，樵屑經時當夕殮；乾坤憂痛何時畢？忍闕兒孫酸菜根！」至今每一飄跡及之，猶悲憤不能自已。自入軍以來，非宴落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縑袍，莫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量，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斬盡耳。右人訓子弟，以一酸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逾於此者。菜根親據者，則已爲可自羨，爾輩念之，忍效執袴所爲乎？更有一語爾爾，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相習可觀，便自高位置，於人多所凌忽，不但詞翰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卽名輩居先者亦視敬而心薄之，禁止輕脫，就放自喜。更事日淺，獨好縱言駢論，稟案不加過，獨好翻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

字號人。與經濟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爲名士。此近時所稱「名士氣」。吾少時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讀書，又得師友箴規之益，乃少自損抑，每一念及，從前倨傲之態，誕妄之談，時覺慚赧。爾母或笑舉前舉相規，輒掩耳不欲聽也。昔人有云：「子弟不可令看『世說新語』，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此言可味。爾宜戒之，勿以爾父少年舉動爲可效也。至子弟好交結淫朋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濶賭鴉片，無事不爲，是爲下流種子。或喜看小說傳奇，如「會真記」「紅樓夢」等等，誨淫長情，令人損德喪恥，此皆不肯之尤，固不必論。

吾以僑居簡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饒克一郡，救一方，上負朝廷，下孤民衆，爾輩閱吾散固宜憂，爾吾勝不可以爲喜。既奉撫浙之命，則浙之土地人民皆責之我；既奉督辦之命，則東南大局亦將與有責焉。有見遇之時，無見功之日，每詠章蘇州「自慚居處僻，未視新民康」之詩，不知何時始釋此重負也！爾輩若稍存一矜誇之心，說一高興之話，祇損我恥，亦當知之。

明年既定負笈入山，從伯父讀書，可將此帖別寫一通，攜之爲頭，時加省覽，勿日與我對，庶免我憂。此帖亦宜與潤兒及癸叟、世延傳觀，并各鈔一分，俾悉我意。

十月二十三夜，滄游城外行營。

其六

蘇兒知悉：

郭叔處遞到爾前後兩書，一切俱悉。所論重經解而輕文章，亦有所見。然文章亦談何容易！且無論古之所謂文章者何若，卽說韓、柳、歐、蘇之古文，李、杜之詩，皆盡一生聰明學問，然後得以名世，古今能幾及者究有幾人？又無論此等文章，卽八股文、排律詩，若要作得妥當，語語皆印心而出，亦一代可得幾人？一人可得幾篇乎？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昔，由於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詬病。我現在想尋幾個八股人才，與之講求軍政，學習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尙易入理，與之說幾句「四書」，說幾句大注，卽目前事物總能指點，是較未讀書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真作八股者，必體玩書理，時有幾句聖賢話則留口邊，究竟不同也。小時志趣要遠大，高談闊論，固自不妨；但須時時返躬自問，我口邊是如此說話，我胸中究有者般道理否；我說人家作得不是，我自己作事時又何如。卽如看隊隊好文章，亦要仔細去尋他思路，摩他筆路，仿他腔調。看時就要著想：要是我做者篇文字

必會是如何，他卻不然，所以比我強。先看通篇，次則分起，節節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細心體會，方曉得他的好處，方學得他的好處，亦是不容易的。心思能如此用慣，則以後遇大小事到手，便不至粗浮苟且。

我看爾喜看書，卻不肯用心。我小來亦有此病，且曾自誇目力之強，究竟未曾仔細了無所得。爾當戒之！子弟之資分各有不同，總是書氣不可少。好讀書之人自有書氣，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誘之。世之所貴讀書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讀書），境遇苦（寒士），可望成材也。若讀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我在軍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檢點，總覺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方知陸清獻公詩「老大始知氣質酸」一句，真是閱歷後語。少年志高言大，我最歡喜，卻愁心思一放，便難收束，以後恃才傲物，是己非人，種種毛病都從此出。如學生荒疏之後，看人好文章，總覺得不如我，漸成目高手低之病，人家背後訕笑，自己反得意也。爾當戒之！

癸亥正月六日，龍游城外大營。

驟見買之：

接七月初十日書，具悉家中安好，新得一孫，足慰老懷。是月克享豐，可名之「豐孫」，所以志也。乳足，則無須雇用乳母，不可過於愛之。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聲不絕，臍爲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爲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猶如聞其聲也。爾生時，吾家已小康，亦未雇乳媪，吾蓋有念於此。

少異欲以第六女配豐孫，爾母欲俟十歲後再議，此甚有見。十歲後男女俱長，吾如尙在，當爲訂之。

壬叟入學，最爲可喜。爾伯父望子甚切，而壬僅中人之資，得此固可塞責耳。

試館明歲可改造，該學明歲可舉行，究竟需錢若干，如何規畫，爾來書不一言及何耶？除學之外，尙須添設義莊，以贍族之饑寒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贍耳。帶兵五年，不私一錢，任贖圻三年，所餘養廉，不過一萬數千金，吾尙擬撥一萬兩作京餉，則存者不過數千兩已耳。浙寧了後，當赴閩一行，以一年度之，尙可餘應泉數千。當請覲北上，卽決計乞休耳。約略言之，俾爾知自爲計。

爾意必欲會試，吾不爾阻。其實則轄括之學，亦無裨於學問，且可藉此磨礱心性。

祇如八股一類，若作得精切妥愜，亦極不易，非多讀經書，博其義理之趣，多不經世有用之書，求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罄於人心也。爾初學淺嘗，固宜其視此太易。今歲并未見爾寄文字來，閱字畫亦無長進，可見爾之不用心讀書，不留心學帖，乃妄意俾博科第，以便專心有用之學，吾所不解。曾記馮鍾吟先生有云：「小時志大言大，父師切勿抑之；」此爲庸俗父兄之拘束佳子弟者言也。若爾之姓費，不隸中人，而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學，自不得以此例之。且爾欲爲有用之學，豈可不讀書？欲蘊蘊烈烈作一個有用之人，豈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猶一舉人，不數年位至督撫，亦何嘗由進士出身耶？當其未作官時，亦何嘗不爲科第之學？亦何嘗以會試爲事？今爾欲急赴會試以博科名，若俾得科名，以便爲有用之學，視讀書致用爲兩事，吾所不解也。大約近日頗專游嬉，未嘗學問，故不覺言之放曠如此。

爾欲由湖南赴京，亦藉爾之便。吾以五年未見爾，故欲爾來浙，卽由浙進京，已遣袁升帶銀歸，并請余三伯望爾同行。此信約月底可到，到時爾自定主意。

八月初六夜，杭州。

六 曾國藩給子紀澤書

字論紀澤：

八月一日劉會撰來書，接爾第二號信并辭曉軌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幸以為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無賴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風灑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

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觀之。薛曉帆銀百兩宜壁還，余有舊僧，可轉交季翁也。此囑。

其二

字險起滯；

連接爾十四、二十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賢，不勝欣慰。

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迨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樹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蟬變。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節操雄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

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余近日瘡癬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尙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

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七 曾國藩給子紀鴻書

李諒紀鴻兒：

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書聲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騷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

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八 聶繼模給子書

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爲平安耳。爾向來居林少，二者實爲固然，歲時伏臘，不甚思念。今道爾妻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悵戀，想亦不過一時情緒，久後漸就平坦，無爲過慮。

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純入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熟悉，正好興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寬恕，儉安謙抑，日成痿痺，是爲世界木偶人，無論將來不克大有所爲，卽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此乃爾下半生事，與父母毫無干涉，兒孫更勿論也。

身營書孝廉札，有「爲親先生春隱居，遠人無擾五更鐘」句；此大不可。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居官者宜曉曉早起，頭掛澗漱，三拂視事；雖無事亦然。庶幾

費慣成性，後來狎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爲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偶，憤激而請，何必拾其唾餘耶？

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鎗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楊五毆死四十七待決，周三謀殺王三兒增福立斬，合計除去五患，人咸爲爾慶，我每思及，翻覺蹙然。李忠定公嘗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饑疫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須設法處置，無使數千里外，老人魂夢作惡也。

爾家嘗屢言辦過軍需，並未賠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况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豈可不說大伴，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爾本曲爲此言，冀寬我心，猶爲有說。後聞寄爾母書內，言賠墊多端，恐貽父母憂，囑其婉爲開勸。爾視我爲何如人？好消息，惡消息，以善養不以諷養，彼閭閻中人，能分晰言之，况年踰八旬鬚眉

老翁哉！

此後凡遇上司公文，因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爲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固爲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爲身家計。同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爲歲時祭祖用；倘有參罰，卽不必如數計，毋致上欺祖宗，且可爲辦事疎忽戒。喪服銀兩，應爾爲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批，目前卽須謀增建。窮戚友亦不宜忽然。江甯祠堂，族譜告成，應幫助梓費。族老向受陳大中丞厚恩，求得數言弁簡，我知萬不能致，已將戊辰年批爾稟語，莊錄付去，欲其刻入編端，爾其念哉！若將來有負期望，無面目入祠堂矣。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應答。年誼中曾有以詩句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遲致，切不可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惹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

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尙遠，然旣屬直隸州，卽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爲而已。凡人見得「禮所當爲」四字，則無處不可行。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待兄，

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廨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著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源委，以便傳呼對答。

山城不得良幕，自辦未爲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就做錯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瓦礫雖小，肝膽周全」；此雖俗語，殊爲親切。

鎮安向來囹圄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懷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親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父母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親病，然我自樂爲之。爾母亦親手作丸藥，近來益以此爲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

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着；但須不時獎勵，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已墾，不可強喚，遞行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吏措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秀才文理晦澀，耐煩開導，略可取即加獎勵；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藉一毫激越。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爲之，不可始勤終惰。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

「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以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縣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做得一事，民間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慰。古有小邑知縣，實心爲民，造福一兩件事，竟血食千百年，士人或呼爲某郎、某官人、某相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途人者何如哉？

潘地羅明府名文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繼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吾不虛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固亦有曾係中丞公加意者，卒望白簡。可見大人愛惜，至公無私。爾冀格外勉學，吾儕喜復憂。爾能自愛，即吾之喜也。管子云：「罷官不敬非孝。」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

爾母來粵，斷難遠涉。彼雖繼母，育爾如生，見爾妻子赴任，強爲歡送，又時以好語慰藉，然枕席有涕泣處。糟糠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爾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施。鎮安僻陋，爾于不致染公子習氣，吾無他慮。公餘，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二希室文集」寄閱，「張龍湖集」暫不寄。律文精奧，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慧

章，卽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卽回家，勿聽久留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古。我身健尙能復來，得觀地方起色爲樂。

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九 陸隴其給三子宸徵書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初十日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尙不難料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幾輔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難。面奏時，雖蒙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勢甚難，且看光景。

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

法：當辦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汝帶歸之本校對，可即送去；但對畢可即將原本取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購書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其二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換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悠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覓光景。

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其三

我自二月初六日，飲點會場外獸賦，至三月初一日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用字，洵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室中杜門靜坐，須依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悠悠過日一無長進。旁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照物，自然是非了然。

我在京安好，不必挂念。但常想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間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驢，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其四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稟悉。一月來亦

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祇得又上一疏，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

我前字中，欲汝秋間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議。黃大若有錢，可先遣來，若無錢，則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尙未能精通，待下坎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思其已知，求爲可知也。」常常思此言。有便捐祭，須將所用紅尖，一一寫宗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話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釋。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祇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惑，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其五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尙未能精進，且待下坎考亦不妨。祇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

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發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搭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亦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

書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所叔祖商量。

依此番來，一畝契闊甚好。但我寫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其六

舉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進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下廢，亦且不必下廢。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幾遠矣。且須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祇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此意說知。

一〇 田蘭芳給子書

當汝侯六丈之尙未來迎也，瓶中止有脫粟數升，及梁梳斗餘。計我一家六口，不過六日食。因爲薄粥糲餅，日兩餐，取半飽而已。每粥餅至，我一咽輒一嘔，至三五下，則不能進矣。爾時願汝與汝母，咽而嘔且不能多進也，亦如之。未幾，粥之薄者，餅之稠者行盡矣；中夜以思，輾轉無計策。知汝侯六丈來迎，或未有期。然汝侯六丈待我素厚，生平第一相敬相卹，可以恃爲緩急者；雖其轉西江以活涸鮒，或屬無補，然殊不得而咎之。欲畧田數畝，且辦一飽。我口分與自置之田，本自無多，念遊鷗之，亦不足爲終歲計。不止非所以爲汝謀長久，卽來歲再乏，又將何取？欲假貸友朋以苟目前，我生平深恥求之一字，每見古人解衣卻食，輒兩翼生風，不忍公違本願以污行自玷。因念閉門待盡，得正而斃，猶不失以乾淨還天地，廉白見祖宗。遂百營俱息，堅志以俟而已。適汝王丈過看我，叩我所蓄。我以實對。曰：「可相通也。」雖然，吾猶難之；一日之間，再三審處：計兀坐守死，既爲無名；鬻田，則來歲益以無儲；朋友通財，於義固亦無害，且秋成卽償未晚也。於是定計往借。汝侯六丈之迎者亦踵至。故得無餓瘠之患。

然回思借糧時，猶淫淫汗下，愧不能自行其志也。方我在困乏時，出入死生者五六日。然此五六日間，一意安命，念天地生我，本無缺欠，我乃自矜我德，自抑我才，至有今日之厄，過豈在天？我生平交游雖衆，皆未嘗嘗覺得我氣力，縱其間有足以津潤我者，然男子七尺，豈有專欲仰食于人之理？且彼亦有人事差徭，庸詎知其不豐於外面枯于中乎？彼非承藉祖、父之遺，則節縮口體以致之，何得浪以供人無藝之求？此亦可以情恕者。於是方寸之中，愈覺寬然。雖於聖人所云「貧而樂」者，直不相反，其怨恨無聊，亦庶乎其無之矣。此蓋我數十年尊師取友，讀書學道之效。亦緣汝母無交謫之言；汝無啼號之苦；汝祖母以贖田之餘，時資饋粥以飽我；汝仲季兩父，念手足之誼，時出好語以慰我；我乃得以如是也。

今汝已及入大學之年，艱難困苦，身親嘗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當勉力詩書，淬厲志氣。卽命值其窮，亦當辨是非，守義理，必不可重性命，喪操履。苟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以貽羞妻妾，玷辱祖宗，求其如我今日之人，而猶不可得也。至于卹故舊，通有無，在予者固視爲當然，而感德錄施，在我亦無容昧昧，此又汝所當知也。然此特一節耳，觸類而長之，能不失我今日之意，於汝小子有厚望焉。

一一 願若璞給子黃鑿書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室事，廿有六年。中間幸苦倍嘗，風波適際。予惟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度，以無與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慮。豈好爲其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以艱阻，事非一端。且爾留之際，止囑一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爲吾存；善事祖父，以贖已墮親不終之罪。一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庶幾深展薄，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於爾父逝世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敘也。

予於壬子生燦兒，於甲寅生燦兒，兩兒止見其生於仕宦之家，長而居處宴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辛瘁以僅免鬻鬻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託，我責稍寬。故以分爲合，析汝三子，使各庇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爾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之：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曠，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况人憐習久則便易生，便易生則嫌隙

起。是故雖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爾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薄，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斯進於履巽。庶幾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慮。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實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結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於三子有厚望矣！

一一一 魏禧給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未歸，變遷之數，計五十金。七月光緒病，僅存皮骨，攬鏡以照，陡然心驚。當洗疴時，自念家死客死，恐有前定，然汝母無憾，汝尚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輩不才循吏，喜汝爲後，吾弟，吾弟知陰謀，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親猶子不亦異。古人於世父、叔父，視同父子，不替叔姪。即今汝爲吾子，向未爲子可耶，况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偉人。吾兄弟少好口語，吾後結利，如以此買德，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

汝資性賅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於正，親師取友，選賢一語，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然，

卽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嫁，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處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於心也。

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常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餒，族里姻友於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於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而老，直且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

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

一三一 卓發之給子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固是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於富貴場中，而老死屬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鶴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煙過眼，不可復閱。然則做卻一番，與不曾做卻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鶴夷？則吳之沼與不沼，項之滅與不滅，亦總如夢中飢飽，杯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誤卻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卻幾許閒事矣。

其二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祇此便是得力處，無俟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其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醉夢中劈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一四 王夫之給子啟書

汝兄弟二人，正如雲雨是，雖左右異嚮，正以相成而不相整戾。習太可無爭，但以往之氣，遂各挾所懷相爲疑忌？小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天下人無限，道者煩者，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徒於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一五 黃道周給子覺書

應子知：

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也。應子、覺子尚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疏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則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卑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座，著脊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奴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惟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

鹿子知！

一六 翟式超給子書

吾自弘光元年四月初一出門，閏六月初四日梧州上任。惟時南都變後，人心洶洶，而靖江王卽借勳王爲名，有妄窺神器之心。吾于七月十九日，發宋高陸回，將到任後種種情形，悉寫寄與汝，并至親至友，亦俱附有片札。非不知道路阻塞難行，亦以宋差官是老成人，久慣出路，彼必隨時相機，或可徐徐得達也。十月二十後，以俘解逆王到肇慶府，會制臺丁光三，適有裏海將官陳益芬來見，渠自言可以差人到南邊地方，吾因以家書託之，彼直任而不辭。遂於舟中將因逆擒逆事情，備細作書，并封疏稿寄汝一看。因又念宋差官或未必卽達，又將前番書重寫一通，一總封入。此十月二十三事也。

吾自十一月十三日，上桂林省城復任，原奉手敕，著照舊巡撫，意謂可以做一年半載，亦將粵西地方釐頓一番。豈知裏邊見東方聲勢太狠，竟認西撫已無生路，甘亡一翼急急舉薦其鄉同年晏日曆代吾。日曆時在家中，突然一開府從天而降，豈能接接得住？隨星馳從間道至永州地方。永係彼窩泊，且與粵西全州接壤。吾久不見邸報，復

任剛一月，十二月十三日見報一本，內有「罷某召入佐樞，晏某巡撫廣西」之旨。察月日乃是九月二十六七者，相距已兩個半月，而今始見，豈不誤事！至次日而晏公書已到牌已來，日擇十二月二十五到任矣。吾爲奉旨復任，家眷方接到省，剛剛一月，而遽要撥移，數日間豈能猝辦？且奉旨料理大計冊籍，方纔動手，豈能中輟？祇得作一會，明告以不能即日交代之故。彼初意焦然，已而勉強延過一月，至正月二十六，則已到任矣。吾移至兩廣行臺一小公署中，督押胥吏造冊，家眷則另住一民房。直至二月十八日計冊出門，吾始得到民房同母親住。又爲收拾船隻，至四月初一日，始在桂林登舟也。仙數所謂「去與來相顧」，此卻似之。

巡撫一官關係地方，吾脫得此擔，儘自逍遙。但吾自遺患難以來，官興久已索然。兼之家鄉遼隔數千餘里，汝兄弟俱不在前，而汝母又病中思念汝等，鎮日夜眼淚不乾。亦冀得愈請告，便可脫身，回到家鄉。故每每上疏，輒以病請；病固真，而欲歸之心尤急也。其奈北信日惡一日，江西一路，徑自斷絕往來，即欲遣一人、寄一信歸，插翅能飛乎？自正月十一日周誼童長班來，得汝昨年九月二十二日書，知家鄉去年七月，已遭蹂躪，家中寸筋不留，只剩空屋數間。汝母聞之，益添憂悶。吾雖百方解勸，而終是難

國。緣其子女之念關切，知汝與若妹如此受苦，不容不腸斷耳。吾自念若非西樵出門，遭此劫中，自然性命不保。今天公委曲方便，留此一線餘生，雖爲靖逆受磨，而名節猶彰，殘軀猶在，以視家鄉被難者，相去何如？以此轉自排擲，雖家中所有罄完，總以空華身外健之。祇汝等暨一門眷屬無恙，便是大福矣。可恨者，吾家以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傳忠孝，汝當此變故之來，不爲避地之策，而甘心與諸人爲虧體辱親之事！汝固自謂行權也；他事可權，此事而可權乎？邑中在庠諸友，轟轟烈烈，成一千古之名，彼豈真惡生而樂死乎？誠以名節所關，政有甚於生者。死，固吾不責汝；第家已破矣，復何所戀，不早覓隱僻處所潛身，而反以快饑人之志？謂清濁不分，豈能於八斗縉中議論人乎？

別處起稿，亦博一名，亦幸有冒。獨我常熟起義，原做不成，而反受累。母累矣，而又博不得一起義之名，豈不笑殺、痛殺、恨殺！吾於三月間，曾將家鄉被難情形，與起汾叔死難事，具疏入告，久不見旨。緣道路阻隔，邸報鈔不全，亦聞有留中不下者。可喜新銜誥命一事，吾自念非南京雖受厚恩，而有文無軸，今宜自請。乘周五溪在詞林，借他去手，爲吾家表章，因具疏別請。知疏到京已逾限，幸上念遠疆勞吏，特

許願給。而五溪恰於審判時辦海上之行，兩日間遂爲完此，六月二十八日用寶訖，八月初旬承差已齋捧恩給到歸州矣。豫省而事又速辦，良爲快心！第未知何日還鄉，得上祖宗丘墓，一丁焚黃之大事耳。

吾初意直欲告歸，既念家鄉×××，即歸亦無生路。且目前江西一重限，浙江又一重限，如何行得？况有家眷，豈比輕身？故不得已思借勸王督兵，從虔州掃至南昌，再作聚會。而事權未到手，毛遂又恐上生疑，如近日張肯堂已許海上之行，而又留住不放。故且觀望徘徊。倘得聖駕臨虔，爾時便可面奏面請，祇一時難得到耳。

家中消息，想今年反覺太平。此間亦有傳來，謂「南方甚熱，米價甚賤，人民反相安。」祇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何以甘心薙髮！難道人心盡死？至於起義之師，據聞多行劫掠，其惡更甚於×。不知皇上於義師何等尊重，吳日生近以厚恩，且封爲忠義伯，其何以爾此非常之遇耶？

會試一節，初有十月之說，今似又改明年二月矣。汝在家住落何處？果然孝子，即扮一行乞，裝一行脚，亦可從人一間爺娘消息。今鄭按君反有乃郎相依，而我獨無！較從南來遇賊，也曾薙髮，祇是見得父親，便爲孝子。朝廷所謂「無髮爲難民」也，庸何

傷？汝弟、汝二子一女俱安否？兩姑娘、兩妹俱安否？兵火之後，各家存活殊難，亦常常有以周濟之否？吾身乃餘生，吾家亦無長物，汝等吾所存以養活至親骨肉幾人，卽是汝之不忘親處。

人生功名自有定數，命不應餓死劫死，少不得尙有一日風光。吾位亦實尙有好處，若使天下果不得太平，朝廷果不得反正，何云命好、運好？以是愁悶之中，轉自寬也。吾於靖遠一舉，雖不能錯患於未然，而先期多方阻遏，醜變百折不回，又以一身保全數萬生靈之命，今日邀恩於朝廷者卽不吝，而陰府簿籍，其注我功德必大。至於封侯、封伯，於此身有甚增加？退一步，便是留一分。此日卽不宮保、不尙書、不蔭子，而一年節餞，已躋亞卿，又加從二品服奉，所邀恩於天者，又豈淺哉？公參負海內人望，歷官二十三年，止以少參終。吾卽受患難風波，林泉清福，已曾享過。而屈指兩年之內，七品科員，遂已腰庫。吾本知足人，不似今時無厭妄求者比，就使今日奪職而歸，有餘樂矣。

家中書牘中，止「皇明臣略」，公參底本，最爲緊要。此書在大櫥中，曾留得否？新宅者山泉代話軸，揭二郎謂曾寄與陳廷策處，不知無恙否？其餘不過玩好之物，如畫

片、古董以至什物家伙之類，留待固佳，設不留，亦付之煙雲聚散已耳。

爾輩選伯、宏西三姑夫近狀何似？小輩叔兄弟光景何如？起汾乃郎何如？吾故人錢顯兩兄，顯已先變而亡，錢不落莫否？浦真翁仍在東泉否？光甫師、暨于張景之輩，如何光景？傳聞諸生俱應鄉試；但中舉後，即押赴滿洲會試。果有此舉否？據六月間所聞南中降×齋大僚，俱以檻車勒死於淮安，想亦的信。天報之速如此，孰謂籍報須身死，而論定須蓋棺哉？黃石齋畢竟殺於南京，此與文信國何異？吾鄉如徐勿齋、侯豫瞻，浙中如徐虞求、劉念臺輩，皆已表章過。祇可歎顯端屏，無端送命於浙東，真意想所不到也！皇上於官爵不吝，無非鼓舞籠絡之計；即顯官伎倆，亦了然知之。而習俗既成，牢不可破，今在外者週翔不進，在內者百計求出，竟使至尊孤立於上，而金不顯也，豈不堪痛哭也哉！

今隆武三年曆已頽，太子慶詔已密，祇要復得江、浙、南直，見得孝陵，便成得倚天子，未知彼蒼之意何如？向以魯藩爲慮，今聞魯已入海，不知下落，又誰爲料瓊浙江事耶？昨又有聞魯航海而至南京者，若此信果真，亦一奇事。安得此時猝有家鄉信來，詳述今年春夏間之事，與我知之也！

桂王爲神宗第五子，出封楚之衡州，以避寇入粵，棲於梧州。崇禎十七年，桂王薨逝，遣二王子：一爲安仁，一爲永明。安仁居長，正枝嫡派，當弘光失國之後，卽應照倫序立之。余以弘光元年閏六月到梧，時皇太妃同安仁、永明，俱停舟水次。余朝見安仁，見其豐姿氣度，真天日之表也！頃馳嘗總督丁光三，謂「以親以賢，更無逾此。」而光三已先接度撫萬元吉咨文，爲閩中業擁立唐藩監國，隨具賀表達閩，并以咨西粵撫按，其事遂寢。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爲唐王也，爲桂之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余爲患難交。後隆武皇帝居安仁於肇慶府；居肇未久，又爲虔州告警，復返梧州。時余以陞任從桂林至梧，見其飄泊江干，因勸王移進總督衙門。豈意不一月，而安仁一病遂不起！余於喪次謁永明王，見其豐姿氣度，不減安仁，而渾厚篤誠更過之。曷向聞永明有異瑞種種。私念將來其終有望乎？自安仁薨後，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時光三以守南雄未歸，聞永明之還端雖不甚欣然，亦不便爲梗也。

迨九月二十閩變猝聞，延汀繼陷，隆武皇帝不知所之；有言出奔者，有言被執者。

時粵中人情洶洶，又是前年弘光故事。况時至事起，天與人歸，若不早定一尊，何以延祖宗三百年一線之緒？余遂與宗室朱容藩，詞林方以智，部郎周鼎潛，擊守朱治澗等，首領謀監國之舉。而光三亦自南雄歸，以奉有隆武迎駕之旨也。其實無可迎，恰好借題卸擔，擁立之舉，終是躊躇未決。其所執詞者，訪行在消息，以示不忘舊君之意；急欲待軍身鄉紳之至，以明定策大事，不敢擅專。而本念，則惟恐此事果成，設成×情緊急，以弱主而當危地，萬萬難支。故早夜思爲遠害全身之計，自回鑕以後惟捆載官囊，遷移輜重，寄頓家眷，爲汲汲耳。既迫於公議之不容，乃不得已而議進箋，然猶必待何象岡書至，而意始決。其待童老成如此。

先是呂東川自柳州赴余約至蠡，李孝源亦自韶州赴光山約至蠡，首決大計者兩人，與余實同之。然自初一進箋之後，光三又欲居爲首功，而心更歎於擁立之不早也，乃用歸納賄於與窳之間，凡左右近習無不彌縫。而舊璫王坤改名王宏祖者，適自閩來，深相結納，必圖大拜。一日光三過余舟，謂余曰：「起用人望，有陳秋濤、楊機部二公，東川與余翁，弟已薦之于內，俱借篋給扉矣。」至初九日余往謁之，則令旨適傳至，啓視之，乃辭首輔疏，批紅不允者也。余是時始知先已密傳首輔；而孰知「首輔」二字豈初拜

登大位，改元紹武矣。假使肇蹕不移，東人來附，安得有是事哉？

自胤僭號，而廣之府庫盡爲所有，廣之屬邑并鄰郡皆爲所煽。我豈圖之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凡調錢糧，徵兵馬，動輒奉命。光三乃集議，仍請蹕肇蹕，登大寶，少司馬林佳鼎力佐之。在廷亦遂不敢梗議。十一月十八日正位鑑州，即行頒詔，兼議攻守之事。緣蘇觀生所招納海寇亡命，實繁有徒，勢不得不陳師禦之。時王化澄代光三爲總督，惴惴焉惟恐僭詔之來；廷臣亦多嫌之者。林佳鼎銳然自請代之。上降敕卽令林督兩廣，而王召入佐樞。王意則大不悅，以二十日之督，而一旦忽然更置，殊不堪也。林乃督促兵馬，聚集糧糧，會師三水以扼其要。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我師出其不意掩擊之，敗而走。我兵因遂徧掠三水地方，林亦不能禁也。

先是余聯絡義兵一枝，舉人生員領袖，原約爲內應，但使扼三水絕其糧道，待其內潰而後進兵，便可成功。而林氣驕不可制，督促請將進兵，直逼廣城，兵未交鋒而已大潰。緣彼之取利在水，而我之所長在陸，顧乃舍陸而從水，以及于敗。此則人事之不臧也。光三平日自誇東兵東將，到此亦口呿而不言。余以十二月初十日，自請親督義師，外築防峽口。不數日即傳廣城有騎突入，唐王已被擒，蘇觀生已被殺。余心忤之，蘇見

財降軍，何至于殺？此必是詐。不三日而遂有潮頭人，轉爲示僞神，沿諸通地所入辭擊者。余察北京中有一逆藩就擒「四字，而無一筆及孫，此明明蘇賊計竊，而爲此狡謀以驚我走，一去之後，則孽非吾有矣。而朝中積弊，皆中之穴也。光三初亦疑之，後蘇逃兵之言，亦遂信之。聖駕遂於廿有六日登舟西邁矣；其西邁之意，似乎已無慮于東。幸余所推用廣撫朱治調，今已說用爲督，其人饒有智略，誠可稍支目前。然東事一日未平，東餉一日不濟，雖智者其能爲無米炊乎？聖意在楚，特以西粵作過文，殊不知楚兵多而楚餉詘，尙不能無望于西粵之接濟。今并東省而不顧，西省能支旦夕乎？會兩粵而直趨楚中，吾未見楊腹之兵能爲吾出死力也。以余愚論之，無難安撫乎楚，徵調錢糧，簡練精銳數萬，合之楚，滇各路諸師，恢復兩粵，其功吉以幸南昌，然後從江而衝，直衝，方可圖見孝陵。無奈何朝議，非楚則蜀，無一非勳正人楚者。此亦氣數使然，猶未知究竟依何中原，帝以何處之繩耳。

上賈地甚好，其是可以爲愛舜，而所苦自幼朱學，全未讀。全須用博學，則博學大，終日講究，而內去其日，而天憲，其威福，毋使楊楊，其特，其耐勞，其功，其開臣，每事主持，不爲奸所欺，將來可知矣。太平耳。幸孝親，其有補才，其開

正時有代者，即圖告歸。而北徂月凶，江蘇、浙江俱已陷落，粵歸勢以隨脫此兩層，既
乎，吾等建軍不入閩中者，豈非告歸之心迫切，不入閩中，則此邦紿依，亦豈歸閩中又遠，
既知此，此道是天佑善人，之巧留我，吾等也。

復既守桂王，其真時會適逢，機緣巧湊。當此北平南都變後，余已自居桂王，
天意以名正言順可以服天下之心耳。而閩中諸臣先奔，城中自稱兩王。吾聞閩信五七日，
而靖江正之禍作矣。八月十九夜，吾復有生種哉。在命不該死，吾等一片癡忠，自有天地
而鬼神之默默護持。今靖江安在？縱與靖江等我者，若其亦安在？武止微，其兩月自
小傳，遂至家座，而余終以臣節服與桂王之太子水明王哉。

於谷。水明既立，吾念已盡，吾身可歸，吾實不願受禍。無奈王時乏人，其意苦不能放，
只得又不經銷之中。而時勢適值其難，其難下眼，臣屢不保，若既立之為君，而環棄之
以圖自全，豈不待罪天下萬世？因是勉強支持者兩月餘，而究不免於西遷。西遷以後，
局面未知如何？亦惟力是視，以盡吾擁立之初心耳。其擁立者，弘光元年以西撫到粵，
武二年既卸擔離桂林矣，今復以新皇西帝，重到桂林。憶在南京時，仙數云：「當與幹
難之粵西一行，」又曰：「山裂土榮後，」總於粵西一節。山半始始終終在粵西，孰謂非

既定之數也。升沈出處之間，大又何容心也！但看主意必欲入楚，其意無不謂之入楚。吾卻不識其意，若往桂林，六百石則相隨二百，若入楚，則願公若臣僚當，決不能退。即此處而論之，亦非難矣。吾意必欲仍從浙江一路取道歸家，只未知何時可打取來。他日這一家骨肉重相見之時，

只此時世世，只是高路徑，何必復計功名了。然可謂善做人。四季之水而消，其意甚猛省。有路數地，其意甚會。吾意不必提起，但得永膺皇命，有恢復注雨之日，不愁雨。不朝。意未如家鄉赴北國者，究竟作何下落也。入其我兩年内自給諫而府丞，而巡撫，而侍郎，而拜相，似乎官途利極矣，以觀之，分明戰場上捉住某將元帥，某丞相督兵，亦此其裝成賜節，無有奈何，而進退故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孫，以正綱之正統，而亦位極多官，其宰相不過抵，庶幾以其部堂不過抵，職事，所謂存體之極善也。爭得世界轉，則此官雖小亦尊，爭不轉時，官越夫，罪越重。排上，死政謝國恩，以報祖宗在天之靈，餘何計焉！

平昔竟為宰相者，安邦致治，遂國匡主，威鎮九邊，澤敷四海，天下之大也。而遽忽運籌，動壺視聽。亦以一隅疆土，攻當空國調遣之時，乃欲行恢復中庭之事，雖與有才

智之士，亦將束手，况庸劣無能如予者乎？惟有用一人一節，宰相得而行之，幸銓部係余
 兼轄，猶可展布分毫。而山川阻修，烽煙梗斷，閩中尚有浙直之人，閩境以來，浙直之
 人，無望至粵矣。此外不過川、楚、滇、黔四省人才，亦俱倉促難收。其見在朝廷諸
 幹濟則平當，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習業能，湖廣軍機，無
 為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廣陽中
 官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懷尚有恢復之期也哉？以此，署錄無幾，忽榜檣在，海以
 之，日盡不足，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求吾為吾心，吾隨吾聲耳。倭得疆路稍通，使吳越
 諸名公出，死不盡者，得盡忠効力於神祖，豈非一番事業？餘啓事申，亦灑少凝氣危地。
 三、大夫以神宗四十八年之德澤，業已中斷，而舍復續之，海內人心，孰不慷慨激昂，
 宜爾水磨登極之信，各省便當奮起，師以迎登擁戴。天必果不絕本朝宗祀，豈有
 劫變而轉讓者乎？但我輩留得性命在，不憚無天情地寧之日也。

武四

吾既以身許國，自應永復顧家。擬指出門在乙酉四月初一日。今我子由月初淨家，
 看身自忙勞心，遂不暇轉念及他。一似有顯麻未嘗。然合着限時，又何夕不在家。何

夕不與兒女骨肉相聚相見也。吾留守桂林兩年，於茲後，乾讀苦，費更厚，亦不與得地，不洽。又甚耳。寇賊之淫，越殺戮，以爲能禁之。以天子之命，而不敢令，其說賊，時者，東，東，脅之西，則西，回彼時，以甲申燕京之舉，橫在胸中目中。且無其主，又何有於大傑！
今年三月廿二之奇劫，慘以異古來，史書中所不經見者。吾國在社稷，在封疆，心憤舉朝共棄會城，獨欲以一人守之。合仰仗天地祖宗之靈，與全片壤，可以恢復。雖楚潛師，何公之力居多，而絕地逢生，無中變有。於人民，既盡之日，與輪藉藉，以果三軍之腹，恐非留侍。總臣在此地，不知何如矣。喜近來江右，盡已反正，即東粵亦漸還，選儀，將來從粵入虔，從江入浙，歸期不遠。若天心轉時，如堅冰初泮，片刻全消，亦何有漸次等待哉！

兩年不得家書，昨冬十月，僅得鄉紳八月初一兩行字。病母放心，汝等不坏，病乃漸劇。故因前寄信僧人蔡南，再附此信，非不欲發一人歸，報商誼。服藥兩次，劇門，而俱卻轉，恐途中不無耽擱，故不復遣之。汝若能發慈悲心，來一啜老親，汝必固執，而汝萬里尋親，亦博得一令名也。此在汝自防之耳。汝弟及至親，汝亦俱不及作字，未妨以夫意告之。

今皇上以丙戌十月嗣統，今已兩週。初在隆慶之繼，移桂林。錄桂而舍，而武備未備。國之變，又移柳州。復自柳而遷桂，不兩月又移南寧。南寧移潯州，從潯復遷肇。南寧中播遷之苦，從古未有。不知何年何日，得重謁孝陵，成中興之事業也。

嘗留守桂林，兩年於茲，粵西匪片土，不寧論於。然得歸筋力已瘁，支撐已極。聞將郝永忠，混名郝搖旗，何督師在楚敗降，延編遠幸於粵。其惡欲毒桂，桂之無復人理。粵西劫運到來，應遭其毒，故自懸危。而吾之劫運雖過，因旋數月，况危討一劫劫之報。此番之變，十倍稍藩。當年松墩云：「王難辨，不敢言凶，凶也。」此山幾凶。心何言不敵？原早定有今日之禍矣。其如守封疆，至死不變。今年亦有胡廷也共棄此土，而吾獨欲留之，忍辱含羞，皆將將失之桂，已失之季，完完全全。以遺之皇上，吾其可以告無罪乎！西江波正在正月二十七日，而其起事已在去年之夏秋。今止潯州一聞未達耳。東粵之歸誠，實本西江而來。歸誠之後，即見迎聖駕，駐蹕潯州。以通江之，以通閩。吾與督師極力爭之，謂必懸桂出楚，局勢始大，而終不見聽信。以有從蘇出江之意。果如此，相去猶不遠也。吾以獨既在東，則於楚不無遠隔，辦楚者不無苦心，故仍力請守桂，以接東西氣脈。蓋既已身任封疆，直任到底。若不入朝，則

於顯事未必無裨，而於朝政未必有益，兩失之矣。只是目前局面，凡勸鎮之強梁賊寇者，則奉之惟恐不及，而留守開臣與地方撫按，直視爲可有可無。我死後得來之地方，徒以供他人之享用，且反欲奪其事權，直來朝皆病狂喪心之徒矣。

止。苦刻刻思東歸，恨不能插翅，遂到江浦。捕無奈鄉音又斷。自今年六月三十日得汝書，七月初四日得，嗣此杳無片音。據知家中必定時道入來，只因途中多阻，九月得音，本都守山書，如去年家中有人到彼處住一個月，而爲鎖阻，不得入粵，幸山與盤費十二兩而歸。不知卽是周恩否？周恩曾到家否？去年八月，曾入衙信到家，必該有人上來一看。今年三四月，又寄平安小信於江西人，不知曾到否？吾自丙戌之冬擁立尊身上，辛苦兩年，只保得一塊粵西，究竟是我開府之地，松所云「裂土榮後，總於粵西」節，豈欺我哉？家中窮治無光景，吾悉知之，以浙中時有人來，知吳越無二也。然吾後願，若世世不翻轉，吾誓不還鄉，且支撐過去，以待他日仍湊榮歸之數，不亦可乎？兩三牛年，生死久已置於度外，等閒大進，身力愈羸，膽氣愈雄，即文筆亦滔滔泯泯，愈有淋漓，若來吾意，豈還不了也。汝其耐小苦守，做人讀書，莫不貼貼順先。吾悉歸生，以畢生之身，爲榮名利，也。不期心，只留幾首詩文，碑之後世是也。同寮友人楊碩斯，以勸

公嘗與潘潘相仿，使明其期，住與學府，地雖行亦相依；李元玉久棄世，許德生亦不在久。考其書，人亦難於多，其人自能悉之，當不暇及。

一七 支大綸給子書

美矣，潘潘門須脚，在陳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血腐受之，惡復心硬，不若潘潘之體。

潘潘體曰

一八 魏大中給子學海書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亦難。夫豈乃為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披表之志，論整甲，倘能入他出，豈不成為出處？直須時為耳！

一九 周順昌給子茂蘭書

(182)

字付大前茂蘭

西月動時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歸夫版客、婦女兒輩，無不攀車垂涕者；即無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業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

兒輩自從前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既言則門自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可！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汝謂入

二〇 張居正給李子懋修書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為千里駒。即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勸譽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無幾已而自足。雖在鄉鄰，亦遂望衡而歸。丙子之舉，吾本不欲汝求，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勉從之，竟致顛蹶。蘇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啟之恥，而頹首以就無幾事。豈知三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前，以汝為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博博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遊諸公，是必志為其高

而力學於空勞，且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以進取，豈不難哉？

夫彼遠古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與以來亦不多見。

吾輩貴雅登科，大自纏繞，各奔窮廬，寒、暑、疾、疢，不異人。嗚呼！第以唾手可得，復棄其本業，初不隨流，適與。比及三年，新功在案，舊業日棘。余追憶當時所為，適足以竊笑而自貶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盡作夜思，殫精畢力，以養而盡成。然亦僅得一第，且中，猶未能擅文場，蓋樞密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善志剛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取後論，古之世系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漸華也。册耳。余欲從但續一第，以大夫晉宗，哉！吾國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地爲轄下，嗚呼！今汝既欲海濱，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求鶴，則亦不可強，乃未可爲而不爲，諷之答與？已則瑣謬，而徒諉之命耶？嗚呼！汝若且如窮黎一節，吾嗚呼諷諫者幾年矣，而汝倒卷說，略不少聽，自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舉，豈足以蔽其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一一 楊繼盛給子應尾應箕書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初時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勸你第一別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是存人欲，是私意，雖做件好事，也是有始無終，雖做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棋裏賭樹枯，老樹則果落。故我勸你休把心壞了。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急頃之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惡念。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倍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

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萌心身律，保了爲善之志，惹人一「父賢子不肯」之笑。

我若不在，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不向那個兒子；向那個媳婦，不向那個媳婦。要着他生一些兒氣，便是本孝。不但天諫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你。

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發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耳赤。應寬性柔態，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寬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夾及你珠梅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寬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官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寬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妹

臨前此生身。四季衣服，每進出入，如姐兩個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個同個碗，一盞湯，入帶個媳婦，五處喫，不可在人合各人，總總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果。

你兩個不拘有天家大惱，或私下請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及你兩個，好友與我，其志氣，再請告問官者，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發將三子，再三勸誘，不使爭而傷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

你兩個兄弟，如燕燕，如燕燕，都是知好友的人，請在我身上冷港，卻不干他事。俗諺有言：「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個要敬他，讓讓。眼盡分有未均處，倘若惹起，也該你歇氣，城前你與爭，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你兩個年幼，自恐漁人見了，便須要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欺弄你，或入他圈套，你便喚他，不惟誘游家業，且弄你成不得人。若是在酒樓，你嘴你，心便惹我的話，來讀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藝的人，你就與他肌膚相親，言語必信，且親自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

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效法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效與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勸他變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天，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好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能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儆、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以有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濫勞苦，同飲食則勿貴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寧容人，勿使人容。寧與人之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難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

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誘你，則云「彼與我不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誘我之理？」則備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慮。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人則行之，那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個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的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月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個休要遠阻；若是有些遠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錢銀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丈人商議告着

他。原×××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斯門照樣見行，你就難管。那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再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着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促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祭去你娘看後，做一個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沈鍊給長子襄書

聞南來×寇消息不詳，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而泣下也。汝既在家，誠能建立義論，倡導人心，竭忠教孝，以成匡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勸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

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事自任；況今南北告警，旱魃連年，天墜人墜，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爲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爲朝廷國家，只知尋常

何，雍容於禮度之間。嘗謂責任不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爲，事失而吾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維俊才傑之士邪？吾願汝親之敬之。其阿所無識之徒，願汝疎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之內，宮殿繼燒。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朝廷，非本太興，而弊則延於百姓矣。竇大貳僚，與敵通和，私相納賄，無復人理。吾以中心歎鬱，每事必直書於帝道，彼等亦稍畏縮。但廊廟之中，欺弊之計通行，而謬官之聲大震，不啻不動汝父之憂耳。

外一朱雲折檻一詞一闕，寄汝視之。

二二三 王守仁給予正憲書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贛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汝少之故，尙未敢發隋，以是，祇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渡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祇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

家中凡百，皆祇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饒德洪、王汝中皆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執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莊崇，博涉經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應見適添限食如何？凡百祇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別說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糧目，自宜主顧，須不俟我言，我今因事在身，豈能忘家事？汝輩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

其二

卸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轉減矣。

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慎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

我頭前途，更有難報也。

其三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議晤於漁舟。燈下草此，轉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太作。廣中事頗急，祇得連夜速進；南頓亦不訪久留矣。

汝在家中，凡百宜守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善之望！魏廷豹此行想在
家，紫禁森嚴，進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請叔，說我沿途平
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
諸同鄉親友，皆可致此意也。

與家書。對一龔四

一應近兩得汝書，又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效果如所言，吾無
憂矣。律中事。

凡百家漸及大，亦盡僕律，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
未論其間是非曲直，祇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歸化
鄉，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

一守律讀書來，已而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
知。汝自度量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
辭，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
憂矣。律中事。

吾平生精學，祇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

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

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

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聽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裏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

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泮等早晚訓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項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誼法，不致令我懷抱乃可耳！

二四 朱熹給長子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事。

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差令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閒人轉廢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解散，只候命下，便接這回去。

自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著，如今雍人扼腕時節，吾心卻是閒暇。君思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威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昂得書，卻似未悉此意也。

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間執，欲相見，答書時允其，庶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昂，不敢絕望，汝可為稟，看渠來節又大幸也。高、劉二翁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見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滑，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歸歸，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

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來亦

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其二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語，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簡先生，有合見者見之，求令見則不必往。大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傷肆惰慢。嘗講義讀書，不得戲笑喧嘩。凡事謙恭，不得尙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廢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賣人過譽，及說大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固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書當讀於先生，聽其所教訓。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類痛加檢點而矯正之，不可作苒漸

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人不拘是少，惟是取耳。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祇是「敬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矚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心；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冀。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二五 司馬光給子康書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如以金銀華美之服，輒

卷報棄去之。二十悉科各。閉宮宴。不設花。同輩曰：「君賜不可違也。」乃鑿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山人皆嘆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自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爲病。嗚呼！異哉！

近風俗尤爲侈靡。老卒類士服，農夫縷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華牧，制官，客要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撤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命斂而禮勸，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棧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呼！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國學，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公嘗政魯公爲諫官，與宗道偕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遠官，奈何飲於

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設果，故取酒家解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軍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宜少從衆。」公喟曰：「吾今日之俸，豈樂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腐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復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去，常始一白乎？」嗚呼，大賈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善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復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惡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富必賤，居鄉必益。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饋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遠人。季文子相五春，妾衣布席，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饑餓，山桑薄樹，孔子鄙其不器。公叔敖子辜，辜讓公，史糾知其厲，及成，果以當得，死。何曾日食萬錢，至熱以糜泔餼客，有崇以希廉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榮修起一時，然以功業夫，人莫之弄，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

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亦徒身當報行，當以訓教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二六 范仲淹給諸子書

吾貧時與汝母鬻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輩享富貴之樂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親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而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歿，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重高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皆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二七 閻姬給子宇文護書

天地隔絕，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

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覺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親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多無恙。

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與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墮屣，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

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麴鼠，次者麴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理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善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吾今走向至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遽得

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竝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

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而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道身袍黃綾裘，並乘驃騎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袍表一領，至宜檢着。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於老困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言，身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見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請求皆可；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嶽，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得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豈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僅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歲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證。虛汝致感。是以每存激激，銘亦載吾姓名。當觀此理，勿以爲怪！

二八 徐勉給子崧書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潤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辨先代風範，及以願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遺子清白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所遺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宅，又欲舳舻連致，亦令積殖聚斂。若此事業，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陌園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植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隸園曠，終可曠宅，僮獲樵車致事，暫欲歡樂於斯。慧日、十住等既臨營婚，又須住止，吾清閑門宅，無相察處，所以得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苑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遺旅會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

來，豪華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遠不辦保，貨與章黠，乃羅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事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陸陌交通，渠賦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巖薄，不無糾紛之興；澗中並饒菡萏，湖際殊富菱荷。肆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無勢所至耳。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聞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嘗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彷彿。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趨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贖，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

(259)

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以殊復不易，當使中外瞻慕，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此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

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賢達，既立墅舍，以希得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輓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就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臨陂，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使、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俛合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二九 陶潛給子儼等書

告儼、儼、份、佚、修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四友之人，親受背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僭倨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掩，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偏愛閑靜，閑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遼往，機巧好疎，緝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恨也！恨汝輩從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側；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鴻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壘子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

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三〇 羊祜給子書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然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

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胸氣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謫，自入刑獄，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慕乃父教，各諷誦之！

三一 諸葛亮給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慳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三二 王修給子書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曾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

汝今豫郡縣，越山河，履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見舉動之宜，效高人遠節，聞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於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存饒之。言思乃出，行辭乃動，得用情實道理，遠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飽殺身，其餘無惜也。

三三 鄭玄給子益恩書

吾家貧賤，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傭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徒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視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山播殖，以娛朝夕。

遷闕尹掾，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命。弱賢良方正有遺，辟大將軍三司府。

公車再召。比隱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宣式序。吾自付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開命問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

入此叢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常然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屬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儻反，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絳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墓未成，所好琴書率皆腐敗，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同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值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工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忠不諫，亦已焉哉！

三四 劉向給子歆書

告歆無忽：

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養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

齊頃公之始，藉緝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踐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職戰慄，乃可必免。

三五 孔臧給子琳書

告琳：

頃來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行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積至柔，石爲之穿；蠅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鑽非石之堅，鑽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嘗多，歲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
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
所見。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噫
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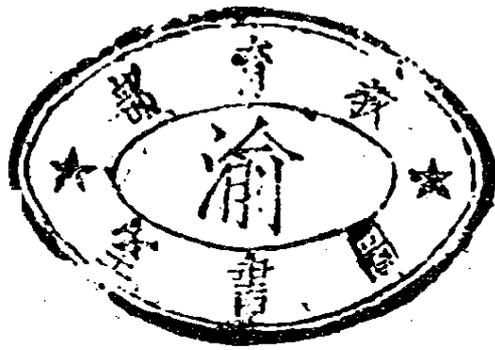
卷四

給孫

孫婦

—清代溯宋代十七封—





一 俞樾給孫婦彭書

接廿八日手書，知出痧已愈。近日精神何如？阿膠及坤順丸仍喫否？

令祖證法，前所傳皆誤。浙江潘學臺書來，言得京信，知隨是「剛直」二字；湖南已聞知否？

昨得令弟佩芝書，託作墓銘。閱所寄行狀，王壬秋先生所作，自是名筆。但其中事實有可商者：

如所載少年受知高螺舟先生入學一則，與令祖所言迥異。其事吾載入「春在堂隨筆」第六卷；倘令弟處有其書，可檢出觀之，便知與行狀所載大相反矣。此事雖細，而一生名節有關；今行狀中有此一節，吾意萬不可刻，刻之，則冥漠中必有餘恫也。

此外所敘戰功，如沙口、沌口一事，與令祖所述亦有不同。

至晚年赴粵東防俄，其心血所注，全在大角礮臺。大角在虎門外；同事諸君，皆以爲散漫無可守。令祖親履其地，始知海水有青黃之別：黃水浩渺無極，而清水則止一線。

曲折而來。無論帆船、輪船，必由此路，從大角山下經過；於此開砲擊之必中。故力主扼守大角，礮石爲臺，藏砲其中。至甲申之冬，警報日至，言明年正月必犯廣東。令胤於除夕親駐大角，因疑似之間，開放一砲，誤傷糧務巡船。方悔鹵莽，而乙酉正月，寂無警信。後閱外國新聞紙，有一條言大角礮臺深得形勢，不可輕犯；乃知此一擊之誤，不爲無功。亦令胤與吾言之。此等事宜細詢當日隨征將佐，務得其詳，傳示後世。勿使人言粵東之役，但以虛聲脅人，僥倖無事也。

又令胤在粵，有一摺極詆和議，有五不可和、五可戰之說。當時朝議不甚許可。然實令胤一生大見識、大議論，安可不傳示千載乎！

吾因此數端，未能動筆，亦未便函復令弟，而手書與汝。可與令弟及親黨晚事者同看也。吾衰且病，此等大題目恐不勝任。竊意王益吾祭酒本令胤舊友，又是同鄉，何不託渠作之？如必欲吾作，當更博考參稽，非可率爾操觚也。

二 姚鼐給從姪孫伯昂書

嘗至，具悉近社。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

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毫俗氣。起復轉折，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率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白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泝子英，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

所跋「岐亭詩刻」，內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畧分送飽雙五一部；其餘酌留，併待取者。

朝夕珍寶！不具。

其二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直極是。

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

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通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其三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妥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觀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恐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尙未見，自嫌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

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即，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耶？

此數日間當又赴江寧，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三 姚鼐給姪孫石甫書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耶？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之竭。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耶？

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祇是如此，卻祇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

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緝，未易較次，此非旦夕事矣。

吾今日連作數書，勞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其二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二十日從北寄來書，具悉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固邪正之辨不明，其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寧足以信後世哉？大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賢異。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演說既盡，正統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

章之事，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詩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即成剽滑，非真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

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笛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尙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既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耶？

其三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寧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祇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得已耳。

汝詩文今尚遠，所評略離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既悟後，則反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

吾此冊僅雉兒一人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

令人憂但。茲略報，不盡。

其四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在此粗適。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親。長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又有數百金之身累。蓋此邑兌酒例須賠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為之官哉？當移太公嘉表，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策士處送去，當已達矣。

汝所論近時人為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其力，其功其功，其成其成，其大小雖異，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變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為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謂行人勢，趨格與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冲澹為忌澁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勁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

劉明東閉戶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書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四 瞿式耜給孫昌文書

廿二日發錢溪以舟迎汝，正謂萬里尋親，早見親一日，則一日之快。屈指計日，廿七可到梧，梧上桂須十二日，則初十日準相聚矣。所以數汝平樂登陸者，蓋欲早到一二日也。詎知我命太窮，汝緣又薄，汝如此間關跋涉而來，竟安頓梧州，究不得尋祖母一見！

×省城自四月廿四滇兵一到，滿城沸然。因竊議經過郝兵之慘毒，人人不寒而慄，是以有遷移遠避之事。吾本意原不欲祖母遷移也；祇爲驚弓之鳥，防患未然，不得不且從衆，暫泊太墟。而豈知五月廿五之夜，勿發舊疾，痰壅喉間，當時遂不能言語。廿六早報知，吾即欲往看。又因滇焦不和，是日已下帖設席，與大衆議分任出兵之事，忍過一日。直至廿七早方出門渡江，行三十里，到大墟已正午時。祇見祖母面色通紅，流汗

不止，而痰壅胸膈，眼雖看人，一總不認識矣。吾心欲裂，吾腸欲斷，祇望劉親公疾馳一看，以決吉凶。直至更餘，親公始到；一把脈即說絕板話：「不能施救矣！」投以一劑，果不得入喉。吾遂於牀前相伴一夕，至廿八卯刻竟以長逝！恰恰辰時爲「小暑」交節，過不得節也。痛哉！傷哉！

吾念祖母歸羅門也，已四十二年。此四十年中，辛苦勤勞，自不待言。而丁丑至戊子，所歷之患難，所受之艱險，不知幾番！即在粵西來，如靖變，如×變，如兵變，以至去年之賊變，心魂魄俱以喪盡矣。懲習一線之氣，又備嘗諸病之苦。終年惟以兒孫掛心，每一念到家鄉，便哭倒牀前。前見汝來之信，又悲又喜；喜則喜汝至孝至性，萬里慈親；悲則悲汝歷盡艱辛，每聆通兄一言，則淚痕載交頤，比述竟，則號洩大哭，直傷心腑矣。差人接汝，又整理衣服，措處盤纏，點心食物，無不周備，口口聲聲說道：「何不就上來？又住在梧州！」蓋惟願早見汝一刻之面，則親男親女，不啻俱相聚一堂矣。而其如天公之太刻，偏偏不少待耶！

吾自乙酉別祖母出門，於今五載。祇爲他有痼疾在身，萬水千山，音信難通，放心不下，故勉帶之出來。究竟五年中，何嘗有一日開眉！自早至暮，無非懸念骨肉，思得

早歸一見面耳。而天運不轉，年復一年，遂致畢命於此地，傷哉！猶幸爾汝一來，猶知家中兒女近况，即汝不得見面，而汝之來此，彼亦可以少慰懸懸。即長逝倉卒，猶得瞑目也！

知汝聞訃信，必痛極哀極，心肝欲裂。然汝之孝思，已上徹於穹蒼矣。汝祖母意中之事，吾悉已知之，汝但速速上來，伴我衰殘悼獨之老身。或者天意尚不絕余，特賜汝來解我愁痛；又恐我悲痛之故，一病不起，或即以汝為扶杖之人也！

汝到平樂、昭平，必聞省中近耗，將無又起驚疑。而不知此虛驚，不必疑也。雖臨全，而其勢頗弱，滇兵儘足辦之。目前不過為主客參商，又因新興撤客之意，形之口角，無知將士遂有廿七水東之舉。而滇動忍不能遏，憤然欲思一逞。今幸其事已過，焦亦將始事之弁正法，滇亦且一面修好，一面籌揚進兵為戰守之計。昨地訪雖偶爾阻映，嗣此或無他慮矣。

吾身為留守督師，不能擴土恢疆，早奏中興之績，而終年終月，日惟爾停注客，俾仰勤候，究竟地方不得免於傷殘，吾亦何顏復任此局！既為全州，是桂林門戶，留好粵西，而使門戶不完，終放不得手。故祇得忍氣吞聲，換到恢復全州，便剝削髮披緇，作

雲遊和尚，不復問人間世事矣！三十四年甲科，吃盡艱苦，所以報朝廷者不爲不盡；卽如此結局，或亦千秋青史中所不鄙夷而譏刺者乎！汝但爲老祖申明大義，告之同人，謂「如此不討便宜、不避危險之人，朝廷多尋得幾個，復中原，見孝陵，不患無日也！」計汝今日應已到昭平，特發提塘劉佳禎迎汝。汝到平樂，或從水，或從陸，任從其便。若身子不自在，不如從水。或差一人先報我知可耳。

五 唐順之給孫一麟書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凝定一番，從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

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用專精致神，溺書冊，羨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語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陷漏洩。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煉一番，使觀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針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

吾子雖久事於學，至於學問頭腦，却一先立其大一二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今在病中，且祇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病愈重商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我親書，以啓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論讀書，則愈當開闊，自不欲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六 陸九淵給姪孫濟書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勸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感也。

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爲繼，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間，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芻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着處。貴溪宰甚有收聲，邑人以爲久無此

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墮其志哉？嗚呼於顏淵之亡，嗚呼於曾點之志，此豈楛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簣、植杖之挫，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進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秦、舜之道，讀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

(147)

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灑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肅慎其鱗鱗，「胸臆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

詭譎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啟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立，蠶食蚶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力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思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思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

用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其二

家問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公盡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諸事權貴，陰爲隱匿，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擬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禍，

海內蓬之。今賢國之論，及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

「汝」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爲，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常。若祇如此，未可使道一詩文不難辦，汝得不勤厥作之慮也？

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儒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寶宗社無疆之休，何猶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爲禮，見直並不違與杖屨，執者，亦漸有漸異情之，則穢惡從矣。士大夫卽據此以爲誅裁，豈可乎？美從龍，風從虎，水流溼，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爲本者如何耳。

其三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粒，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茲山巖谷，田蕪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

寡之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

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榷者！

近閱舊篋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其四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沈，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

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

處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著，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其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遯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一追天下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

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釋中舍致吾意。

其五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致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

仁，故必有以樂人之不仁。「中」豈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遜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鋤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其上者，亦是與堯、舜、皋、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常使憐惻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晚，則當有進益。」

有書與胡學錄，問會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七 蘇軾給姪孫元老書

元老姪孫秀才：

歷得嘗，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幾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

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僭仆海外，亦不惧也。

其二

姪孫元老秀才：

久不聞問，不設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佳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族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適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

(158)
所製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

(154)

千兩自置

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燈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送。餘催

卷五

給兄

· 嫂

· 弟

· 妹

——清代湖南朝宋五十封——

一 曾國藩給諸弟書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有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率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城內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

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無實學，雖成諸君獎許之譽，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卽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不

至陽場竈迨耳。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亦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竇蘭泉（坊，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竇蘭泉可以友誼，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得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煎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偕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自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尋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

法，修知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渥自得，真力彌滿者，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禮之意也。一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為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伯美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檢到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俱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強勉。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務，拈習承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止於修業以衛身，吾誠首者。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力以求食者也。士，營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或教讀於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承薪之僮，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致居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以無通由天作主，亦須計吾所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盡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獲身；」謂不專也。吾拙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務；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予生平於儉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

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

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也，何必擇時也？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以為然。然屈於小試，既發策騷，吾猶完其志也。夫所愛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而以立德科修，漢公繼紹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習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一悲天命而憫人窮也。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餉，世俗之榮辱得失，黃髮毀譽，君子固不暇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茲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矜，亦祇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蔽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

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有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人，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者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表冊，一日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審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兄弟

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準鈔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侗，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薰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

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實我待人不怨，甚爲切當。謂一月月書信徒以空言實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斐巖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耐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親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

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學，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有大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澠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寧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三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準付回，不致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過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厚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敬求長進難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拗狠似半山。予讀古文總須有極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讀此意而不輕議，近得何子貞，喜見極相合，偶談廿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日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猶知吾儕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人有所志而力不能為者，吾弟皆可為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趨榜，常亦開然尚網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初中與弟之病，四弟當視為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論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曾犯此大罪，但尙是腹非，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嘗與陽牧雲并丸箴言及之，自以後頗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疏稟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諸言必謂學院做情，兼口鑲金，何從排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過昂，實有天

定，雖情除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縶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字，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蕪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敢言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爲

東閣西園。如聚「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四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致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時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潯、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竊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賢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

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

來信又取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能審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即「子夏賢賢易色」一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

來信又言：「四弟與李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成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取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夫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處垣去冬已歸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準付銀兩至金盛處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彼處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舟、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伯青、陳堯農、陳慶厚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

功夫。惟聞有丁君者，名銜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卽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盡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情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優截長補短爲妙。幾時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收與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九弟總須立志耐苦，季弟一切皆須聽兄話。

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揭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尚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揭塘掛號，不宜交摺差弁，反致差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四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難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禁，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園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警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尚有懸掛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曾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零餘兩贖族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贖窮乏，得錢而爲之，抑道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直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奉逆而及。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適十明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助阿舅來做燒火夫也。」南五舅送陸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歸家。」余曰：「涼城苦，毋勿來。」舅曰：「然。然吾終窮汝任斯也。」言已收。下。免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明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活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棺，如所謂「遺體」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猶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何乎？聞姊、蕙妹家連貫外，兄好爲謙微之姿談，齒齒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嗚呼！不規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洽溪先生，夙積甚多，其家之貧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降殯棺。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殯費，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辭叔爲債主逼迫，拾地無門，二伯祖母等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夙况

夜來淚注地，瀉圍徑五尺也。而田貸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嬸陳香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丹闈叔與賣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糞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貽」者矣。丹闈叔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持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竟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苑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稿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魂王姑之意也。騰七、四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烈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烈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沾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登

與，形祖父之刻齒，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暨，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三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裔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濃厚於我，我嘗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裔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裔者，爾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喜可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

全，夫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檢査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積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所留弟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特其全時則吝與凶惡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新居於房閣之間，此是缺陷。吾弟嘗想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盡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聽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本年一劫，銀錢數數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為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未知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朱鳳嶺五十兩而已。其餘，如來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兩贖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

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齋客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謂，此
 爲說爾時來勸所謂「踏踏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紙，依九弟之言書之，爾朱嘯山
 曾受恬適三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饋贈之項，殆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限，或
 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即以此傳示之，庶不悞
 於過則歸己之說，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
 此項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屈沮。凡仁心之發，
 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
 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俱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
 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贊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量之不
 論可耳。向使去年得安、貴、廣西等省詩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

九弟來書，格法倩妙，余愛之不忍釋手。想筆收筆皆隨筆，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
 「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
 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
 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嘗作四方鐵筆，用

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向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遠，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及墨卷，洎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賞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詩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知敷衍無着。臨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

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

五箴并序

兄國藩手草。

少不自立，往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窮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勿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聽女命。女之不睦，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

書，人則下女，天罪昭昭。

主靜箴

齋宿且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謀敢余侮。豈供避人？且對三軍。我虛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丰。今其老矣，殆擬接以終古。

諛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難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遠，銘以自攻，銘而諷蹈，以女既老。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消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感之所併，閱時而鄙。故者斷拋，新者旋循。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賦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濟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

讀熟讀書十葉

看遍看書十葉

習字一百

熟讀書

易經

詩經

數息百八

史記

記過隨影（即日誌）

明史

記茶餘偶談（一冊）

屈子

右每日課

莊子

逢三日寫回信

杜詩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函

韓文

右月課

寫看書

不具數

其五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下：

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廿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邊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既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陸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尚有寄蘭姐、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

外掛各一件，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

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三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刻一送至省城，其二封，因歐陽家、鄧呈階、曾樹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來書，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欣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尚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官廳積金遺子孫爲可恨。故私心盡釋，絕不做官發財以遺後人，諄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華奉高堂，每年僅寄銀須，以爲中饋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夢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離悞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當除糜俸之外，本取一錢，糜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若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錢，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遺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用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謝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積勞守樸，愛兄弟以德，如愛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勇健虧行，是與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若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僅舊雜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舊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總之，

贈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寺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家藏，一絲一粟，亦以自私。此文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勸，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親戚各頌，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歸家中否？京寓一切本安，「紀澤」一書經「讀至」問命；二兒甚肥大。湯南谷補復原宥，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

餘不一

兄國藩手草。

其六

沈子季弟左右：

沈於人觀天概之說，不甚揜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顯陵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吾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入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強乎不奴。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

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其七

沅弟左右：

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竅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怒以養體，存倔強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其八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注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思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為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巾市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難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缺。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

辦事何難。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自強能遠工夫。至於怨天，舉動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強，似可學阿況子，戊土年之悔，然後痛下鉅砭，必有大進。一立遠上二字，善於己未年會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遠處尚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尚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勅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謂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其九

澄、沅兩弟左右：

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日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忽忽，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為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沅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積習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勸兒輩：十日飯後散步；一日將睡洗脚；一日胸無惱怒；一日靜坐有常時；一日習射有常時；一日射足以習威儀。

頸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法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事最見輩：一曰習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濶；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以此教贖子姪爲要。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脚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異也。

二 盧文韶給弟文韶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雖幼志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祇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尚無子嗣，雖竊感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深夜隱痛，難以言喻。又近

時頗覺志氣頹靡，不能自拔，鬚髮早已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漸月增。吾少時性情所趨，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究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緬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

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願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知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廢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

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自走四方，辛勤節蓄，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歌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嘗得鍾、玉楮法。彙家中，尙藏有習字紙一大籠，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樂、

郤、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會以此事見責，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輩，亦甚違吾祖之意也。

父親續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糞賤之事，無所不爲，胥羅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栗柴雞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間則日昃又歸家飯，乞糕餅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食有所甚苦者二：緩債與取稅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鈔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願忍持榮而刺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持。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

牢，況非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簡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彙齊書，方始可謂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購備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尚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

吾弟不日卽有入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窮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吾後。」此二言者，吾弟笑志哉！

吾宗衰微已甚，并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眷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視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睦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違背也。

吾家字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其受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字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奢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容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字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宜公成之乎？可慨也已！

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三 袁枚給弟香亭書

阿通年十七矣，飽食緩衣，爾爾懶惰。欲其知考試之難，故命考上元以勞苦之，非

望其入學也。如果入學，便入江寧籍貫，祖宗邱墓之鄉，一旦捐棄，揆之齊太公五世葬周之義，於我心有戚戚焉。兩兒俱不與金陵人聯姻，正爲此也。不料此地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爲怨，而以爲德。何也？以其實獲我心故也。不料弟與紆亭大爲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訴於縣。我以爲真客氣也。

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兒果才，則試金陵可，試武林可，卽不試亦可。兒果不才，則試金陵不可，試武林不可，必不試廢業而后可。爲父兄者，不敏以讀書學文，而徒與他人爭閒氣，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與「秀才」二字，相離尙遠。若以爲此地文風，不如杭州，容易入學；此之謂「不與齊楚爭強，而甘與江黃競伯」，何其薄待兒孫。詒謀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貪爵祿榮耀也。李鶴峯中丞之女蕪夫人慰兒落第詩云：「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大哉言乎！閨閣中有此見解，今之士大夫都應羞死。要知此理不明，雖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誤國誤民，并誤其身而后已。無基而厚墉，雖高必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然而人所處之境，亦復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與弟是也。家無立錐，不得利名，則此身衣食無着。陶淵明云：「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非得

已也。一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長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餘，薄有田產，兒輩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無險情營行，如馬少游所云「騎款段馬，作鄉黨之善人」；是即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尙何敢妄有所希冀哉？

不特此也。我閱歷人世七十年，嘗見天下多冤枉事：有剛悍之才，不爲丈夫而偏作婦人者；有柔懦之性，不爲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過工匠、農夫，而枉作上大夫者；有其才可以爲上大夫，而屈作工匠、村農者。偶然遭際，遂戕賊杞柳以爲栝栲，殊可浩歎！「中庸」先言「率性之謂道」，再言「修道之謂教」；蓋言性之所無，雖教亦無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魚不過學詩學禮，斲方之訓，輕描淡寫，流水行雲，絕無督責。倘使當時不趨庭、不獨立，或伯魚謬對以詩禮之已學，或藐應父命，退而不學詩、不學禮，夫子竟聽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觀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礙於他人，而寬於兒子耶？至孟子則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且以責善爲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尙不如伯魚，故不屑教誨，致傷和氣，被公孫丑一問，不得不權詞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爲何人，豈非聖賢小其望子之明效大驗哉？善乎北齊顏之推曰：「子孫者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與我何與，而世人過於寶惜愛護之。」此真達人之見，不可不知。

有門下士，因阿通不考爲我快快者；又有爲我再三畫策者。余笑而應之，曰：「許由能讓天下，而其家人猶愛惜其皮冠；鶴鶴愁鳳凰無處棲宿，爲謀一瓦縫以居之。諸公愛我，何以異茲？韓、柳、歐、蘇，誰能靠兒孫俎豆者？箕噶五福，兒孫不與焉。」附及之以解弟與紆亭之惑。

四 鄭燮給弟墨書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阜隸，窮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輿臺阜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惰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逸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并不返睹其人，

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慙。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慮。若事事預留把柄，使人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測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讀之！

其二

江雨初晴，宿煙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暎。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奇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煎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

嗟乎！爲文者不常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巽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韋、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車馬之客，日遺門下。維之弟有緒，牧之子有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

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庵，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第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慕庵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臬兩先生，出慕庵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臬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

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帝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稽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弧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

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鰲港，書罷登舟而去。

其三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削去，先

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鄰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傳，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爲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盃飯，紙錢百陌，著爲例。

其四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散盡，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陋欹危之處，亦往往得人力。

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很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

年老身孤，當做口題，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勸我。

其五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校大家公共的，我因非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道士，作官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舢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寧取荇菜蘆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挾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橋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眼，皆當有所分惠。麒麟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而者，各贈二金，以相運續，此後便好來往。

徐宗子、陸白蟻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隨風，望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饒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救夙好。

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廣僞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隣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其六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籬、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冷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擢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

「汝輩皆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買人撥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三禮觀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自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顯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景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憚紡績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錢錢，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黷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薄軟，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運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儉則不問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其七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卽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緝閱過幾千百遍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循；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疲澁然不倦。豈以一過卽記，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卽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爲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爲最，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醜醜亦耐不得。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豈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國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

以適吾性乎？至於髮繁蟻、線縛螿蟹爲小兒玩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捏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死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呪月令人腦傾壁倒，遂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性，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情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蝦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觀，不得一嘗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

★

★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遶屋數百株，扶疎茂密，爲鳥園、鳥家。將且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

聽一片啾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頰面嗽口啜茗，見其揚暈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園，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五 趙青藜給弟書

士不學，不足爲士；學不變化氣質，不足爲學。張子曰：「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周子通書，於氣質分剛柔，更於剛柔中分善惡。凡屬氣質，卽宜變化，而吾謂變化之在陽剛者爲尤急。何則？一事也，爲天理所不容，爲人情所未有，從旁觀者，莫不憤然攘臂思爭，而其餘方報，卒莫敢撓，陰柔者有退讓於私己耳。而陽剛者必起而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且激於靡服者之退讓於私也，愈必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苟不有以變化之，勢將爲狂爲顛，爲使酒罵坐，爲游俠，亦卒以是致殺身之禍。設以聖人處此，必不若是。然而當日快之，筆之於書，今日快之，誦之於口，苟非聖人之道，其孰從而折之，使之屈首抑志，以肆力於變化哉？

聖人之道，莫若使之自見其心。誠於激而有發後，清夜自思，得見其所謂已甚者而

變化之，得見其所謂小不忍者而變化之，見所謂小不忍，而并得見其變化之德，非所安以求其安，而安者得，而心之本體乃見。蓋其不思、不見者，平日認氣爲心，而習弗察也。其一思必見者，蔽止在氣，未汨於世故而心自靈也。由是周旋乎禮樂之文，含咀乎詩書之味，從容於朋友相觀之善，優游於仁義中正之域，以涵養其心，時時見所謂未安者，而庶幾其可無大過也。嗟乎！以今日之氣習風尚，安得有陽剛？聳其戾耳！忿爭焉耳！甚者飾爲矯然之節，以陰行其容悅，以欺人自欺，直陽剛之賊耳！變化焉而容氣退，正氣伸，自不患其舉之不能勝，而予以配道義，塞天地。嗟乎！士必有一變至道之基，而後有百折不回之氣，徵斯人吾誰與語此！

六 魏禧給兄與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嶽外尤兀兀，世傲歸，過期不來，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臨，日晚望山，門閭乃罷。久又自解臂，客中一身，都應夷虛不關也。

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避兵，所住僧廬，先後千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有能

有事。三年江關盡起，百姓流離死籍，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崎嶇，隨糲食飲被服，緩帶躡屣，恐薄福光是享受。故力炭燭膏，解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

初出家門，路頗難，筇與絕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墮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被轉徙歸有主人。令住菴老壯僧兩個，多空室宏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千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五里先後無人，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僧奴鏡上放頭便睡，曠管夜獨坐至四五時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韻秦、漢文字，遠谷流泉。若相響會。時亦有虎附鹿啼。

曹子桓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實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一歸性好文，又傷年紀擢顏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驢東阿所賦「增主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素外事，

既席不暇，兄好閒多綴碎草書。臆謂宜以時滄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隱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措捨事故，剪辭綴詞，用日所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洗滌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時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繕亦自矢，假我六年及六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

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鬚白齒豁，叢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圃跋五十五云：「孟昉、小圃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

隴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與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寄慰。特其風氣，托地秦太，吾三十年無所屬於世，安能掛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修秦也。

在外舊病幸不作。微行後，頭齒作痛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鈔

書。比來雖多白髮，隱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撿。脾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兩色較恬哲。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

兒雖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來租，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力渠輩恆遠致遠速，作止不常。一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設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謔，了了昏旦，甚不可也。

高中竹筍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纜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小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

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臍白。並示兒輩及勾庭閉人。

七 魏禧給季弟書

辛卯月日，客零二旬。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謂「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却於此成一「敗」字，生一「偏」字，又漸流一「傲」

幸。往時我之督弟蒸餾，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欲適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若畏友。凡細故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即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

弟與人執事，如前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事時患難險阻都所不避，而不能爲先事之計。由是以爲善事節元損，諸細行雜務，未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送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諷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讒已者，拂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懦也，則以虛語誑之；其人下流也，則以下流誑之。岸然爲氣，不肯稍爲人屈。老因而不屑一語，凌錄僻輩。其此不德，若已傲物，則致去聲。

夫疎則敗事，糾則礙於刻薄，傲則絕物而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備能指美去善，則於古今人中安當自遺一語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憂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勸孝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且其無深憂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

而不結下也。弟行勉之矣！

八 周庚給仲嫂書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本自神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於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

《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難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情不及收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茲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於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陷，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僧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益寡，豈非人生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四

「三國」志經嫂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祇覺此心爲對。

其五

卒雖不玄，水能虛白。假吾兄養齋、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九 王夫之給諸弟與諸姪書

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實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悲且喜，言不能盡。但恨客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不知何日也！愚於家族素未能致一情，俱養拙自絲守，不敢一刻薄，得罪先人。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言爲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

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強似我者，弱似我者

千千萬萬，尚然弱者不可妒惡強者，強者不可欺凌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強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撐持門戶。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妒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著自家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

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開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且似昨在三兄楫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光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戶之苦，可不念哉！因諸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為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徧告衆位。我文公平仁恕，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或不妨令敵敵用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續續不盡。

七十老人夫之白。

一〇 王夫之給弟爾弼書

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信。往來人言，賢弟近况甚好，足爲欣慰。而愚日衰一日，經年不能出戶，未知更有相會之日否也？譜議不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年富力強，秉心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守分，和睦不爭，是所望也！

一一 史可法給弟書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過萊蕪吳廷順等，得吾弟請書，家中事務多未辭竣。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各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真一難痊，須早寄一信，以便料理，收拾軍馬倉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催妻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俱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

吾弟完姻後卽當下帷，疏光在苜，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卽在太本，已差兼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礙，恐有不逮也。家眷前來，須在書弟場完放榜後。嫂孀如過憂慮，勉言勸解。

非濟南之陷，劫殺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而已。

其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事。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哥可用即用，不必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千金，卽充本隊藥費，不必費分償還。尹大舅聞在太本，已差人尋覓，因得與出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

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五十金公費，數百金紙贖，而費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鹽市飭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

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贖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

孔中軍已離安慶奉將缺，各渠商家一着。如父母急欲南來，卽僱太常一乘，騾驢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馬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雖求大兇擲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卽行。嫂孀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諒勸之。

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尚穉，學未充，當期自然，不可萌佛倖之想。郡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盃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助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并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其三

三月望日得弟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欣慰。惟弟新婚後，難以入事，胸中如癢，來書可知也。聞中若無可望，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辭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一一一 韓廷錫給伯兄衡之書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遽決耳。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况坐

慮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真。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落。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於世事，聽之於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實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登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一三 韓廷錫給妹孟韓書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慮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索。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

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尊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

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不自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嘆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

餘不盡。

一四 張大復給弟世長書

弟出門後，闔宅想安，隨分度日，小免小疾，無所沾染，此亦天之相厚矣。曠以貴信，一旦三秋。然又念船主顧德，到處迎將，何憂何懼？吾向處長安，亦由寄托得斯，了無它念。一語隨口談舌，事事不輕許人，旅之時義，盡於此矣。

游明歸家祭掃，時事一新，北府南第，氣饒橫截。東南一角，田值頓減，販夫野老，競欲以無產自安。亦可慨也！

吾館虞山，頗有家念，正謂道路以目之時，人人如立冰上，貧家小兒，豈堪出入自由？而三郎亦頗學得關門法，用是自慰。弟無慮也！二郎在此功夫殊倍，往來又得叔向爲之，主人寢食游處，動無所礙。卽老者心境，愈覺空明。毋奈頭方命薄，脾胃枯燥，一舉如剛，萬苦交集。又，左足楚痛，漸漸過膝。曾記二十五年前，松江頗守忠語我，「脚氣衝心，則不可治」，去此不遠，奈何！奈何！然人生有命，孽自己作，且非藥石之所能療，何况衰虛哉？就使水到渠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獨念五十四年兄弟聚散無歡，倘續窮可繼，何至一走虞山一寄燕趙？已伏而思之則又不然：昔董仲成進士，

無礙無害，韓魏公許以一官，鼓駕部欲嫁以一妹。此二事雖無大奇，東坡語人云，「在傳則爲非常之禍，恐不能就」；後如坡言。人生如此，吾奈何必遽欲於造化耶？倘併此念一齊放卻，吾樂可知，弟亦不必再掛念矣。

旅中望信，如渴思飲。而萍踪浮絮，未遂所懷，弟得毋訝其過遲乎？然此數行，亦在炭山寄歸，竟便封時，又不知是夏是秋也。所欲與賓如言者，太難如此，不復作字，知其家亦有致字相寄也。晤李長蘅，知孟夙謁遠。天乎！畢竟謁遠也耶？既走此途，又是丈夫雄飛之日，便須放開脚步，竟其所抱，悒悒非髣髴事也。見弟語之。

一五 袁中道給兄伯修書

弟出都，凡三月始抵吳門。蔣園居相邇，暖於西湖，至潘雪松小桃園，同住半月。斯謂仙者甚謬，蓋靈鬼也。鬼因弟至，頗適然相啗，弟深厭之。何物者魅？妄稱上仙，可恨！然世間事，定須親見一回；不然，終不了然。

弟回家，於門外遇小兒子，都不相識，相向而揖，可發大笑。比入村中，荷葉山老樹枝幹皆禿，嚶鳴館已將頽，苔錢滿地，不知吾兄弟何月復遠夜淋雨之樂也。

中郎官聲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命。」而以病瘞未出者累月。弟嘗謂中郎肝膽具足，實有用世之具，而天性情懶，置之山水間則快，而實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邇來之病，弟前在吳時已略知之，不待今日也。韓昌黎有言：「逆而行之，必發顛狂」；不若棄去，解一閒散爲妙。身與官孰親？已與大人商之，大人亦以爲然。

弟今年廿七歲矣，功名抑塞不酬，下帷徒勞，頗有一發不中則息機之意。聊借尊嚴以耗壯心，而遣盛年，豈能同古人之稍稍沈飲者哉？弟嘗謂天下止有三等人：其一等爲聖賢，其二等爲豪傑，其三等則庸人也。聖賢者何？中行是也。當夫子之時，已懸其人矣；不得已而思狂狷。狂狷者，豪傑之別名也。鄒、魯之間，不知庸人凡幾，夫子未嘗以傳道望之，而獨不能忘情於禽豕、曾、鮒、木皮輩，夫子之眼目豈同於世之碌碌者哉？居今之時，而直以聖賢之三尺律人，則天下豈有完人？反令一種鄉愿，竊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盜名，而豪傑之卓然者，人不賞其高才奇氣，而反摘其微病小瑕，以擠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浩歎也！卽如古今相天下者，無毀無譽，小心謹慎，保持地位，庇蔭子孫，此皆庸人作用。若豪傑者，挺然任天下事，而一身之利害，有所不問，卽丰稜氣態未能澹澹，而要之不失爲豪傑。如張江陵，猶是豪傑手段，未可輕也。若弟輩者，上之

不敢自附於聖賢，而下之勢不俯同於庸人。馬肆駭訕，雞羣疑鳳，世眼自應耳。而豈所望於具隻眼者哉？此番如不得意，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儘可逍遙度日；不然，一籃一笠，流浪江湖，不大落莫也。

■ 陂外祠祭文已成，送奠軸去矣。追思同遊石洲舞拳光景，豈可復得哉！

五月內大水，幾決江堤，近日又復崩數十丈，不三五十年無公安矣。兄前議欲覆澗州。其實，澗州城極狹，寬一可居之宅亦甚難；鼎州又大遠。以意度之，不若於長安村湖屋基上治宅，兄弟櫛比而居。此間樹如鄧林，田同好時，塘中旣富菱芡，湖上復饒魚蝦。族中尙有三三忘機之老可以晤言，他年功成歸來，卽同摩詰朝川、淵明栗里矣。何必他求？說者止虞儉兒耳；然如兄一官清貧之甚，寧有積蓄？至如弟輩者，歲以十二幅長束請之來，亦不來也。此議旣定，便可令人種樹栽竹，度兄官遊尙可十年，十年後竹樹已蔚鬱矣。

■ 此間車湖風景最佳，水中之若，再加數丈，以石擲之，作一圓橋其上，以此積雪手頭，供養心脾最快。今已作一疏，令一僧募石；兄有俸，寄數金以助成可也。

■ 人便，偶爾喃喃，不一。

一六 鍾惺給弟怪書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奪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境！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可存譚二之墨。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於此未著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兩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道，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徑甚多，甚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於近人非不顧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於譚二札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

宵來京師同消苦，典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其二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

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刃處勿雌，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會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卽歸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

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一頂戴，惟念及骨肉遊者，五內俱裂。

一七 何良俊給兄五山書

人來，遠承教翰，且蒙示彭郎婚期。今世澆俗薄，人家子弟，率師心自用，雖父兄尙不肯稟命，兄長不以劣弟違棄，非，凡事使得與聞，此實古人之道，亦我二府君家法也。成誦！成誦！

弟初擬三月望邊南歸，茲聞命促行，當於二月壽起身。若婚事在季春初，尙得一相嘉禮也。弟屏在還方，家中視爲棄物，自八月亥之歸後，絕無音耗。人到備詢事情，知玄之遺局，太興工役。年將四十，尙在庠序，科場之事，渺茫難必，身世畢竟何如？

乃如此。况弟先年構此一居費盡心力，亦是府城中一名區也，粗可容身。以玄之居此，似爲過分，乃更狹小之耶？且弟以全產付之，田租幾及千四，縱寇變荒蕪，收得其半，不下七八百。每歲以二百了糧，一百作飯米外，又有蕩銀及灰場之利。秀才供納，有贏矣。歲有餘米三四百，謹謹儲之，積之三年，便可了卻自身事矣。夫人先須了當自身，次謀及兄弟妻子，最後謀及宮室與馬僕從，此其先後大較也。苟其身之未有所適，而徒美其居，他日勢變事窮，他人入室，豈惟新者爲人拮据，將并其舊者而哭之，則可憐矣。歎！凡我兄弟親戚，皆有識者，豈不聞知其不可？但皆秦越人視之。卑幼者樂於尊長之阿順，而尊長聊以苟卑幼一時之媚悅。此風由來非一朝，於今則瀾倒矣，奈何！奈何！

弟夜臥晨興，敢忘桑梓？但潛思默計，其數多端，而其最不可歸者有三：近聞府縣諸公嚴重已極，若監司，督撫又不待言。崇奉之禮，人勝一人；諂佞之風，日甚一日。雖未出妻，幾同獄子。每月遺請凡數次，既非嫺性所堪，每宴殺稱幾十頭，更非貧家可辦。况弟善而剛人過，動與物忤。昔李元禮語鍾觀曰：「弟於人何太無辜自耶？」觀以告其叔季明。季明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弟素聞其訓，然而怪不可改。今若南歸，非但無福，亦當買禍。其不可歸者一也。近來風俗，諂諛爲能，

都事脂韋，全無骨鯁，故雅者留心於絲飾，狡詐者託名於忠厚，上下雷同，互相掩覆。始則依阿於里巷，終則誑惑於家庭。夫一人有一事之失，其人從傍正之，使九人從而和之，正之者衆，其人必愧悔自改，終成善士。若人人正言，人人改過，終成善俗。今一人有失，一人正之，其九人從而笑之，吾恐從衆者必遠獨，黨邪者必醜正，而其惡也甚矣。倘何怪乎鄉無善士、而國無善俗耶？弟處此，則東西南北之人，是非得失，直任之耳。若歸處鄉間，則骨肉情深，交知契厚，何忍見之？其不可歸者二也。茲之雖頗能支持，然性喜譏大，况弟自壬子秋離家，其維言莫違者已七年矣。弟復木急，遇事輒發，今若南歸，苟事事規正，既犯父子責善之戒，如但嘻嘻隨順，復蹈談笑而道之失。且好談惡處，喜順情逆者，又人之常情也。一齊之傳，難勝衆楚之咻，始必反唇，終當切齒。豈惟我平生，亦必墜我先人義範。其不可歸者三也。

長兄一家之尊，若稱家事任長，弟敢以情事相懇：幸為弟每事規正！并告叔皮與若山、惟莊諸公。蓋吾家至親，唯此三四人耳。若小弟有一言之失，亦冀明示，當一一從教也。二月人來，專乞批教，懇懇至情，勿但付之空言，幸甚！幸甚！

除容續布，不宣。

王守仁給諸弟書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大聖也，亦推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懼不懼，恐懼不聞一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

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一九 文天祥給妹百五書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幾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

途中有三詩，今錄率。言至於此，淚下如雨。一讀此三詩便知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兄事既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妝瑤英，不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嫻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疏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

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二〇 陸九淵給兄致政書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察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誇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

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繇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糗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澹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鑿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誇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子，朋友之間猶然飾辭，况父兄間乎？

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賢之論，以爲大由亦爲商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

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以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大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况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礙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畏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遠乎遠哉！重可嘆哉！

一一 黃庭堅給弟益修強宗書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况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僚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

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快快耶？

十五郎甚安，結草可矣。

二二 黃庭堅給弟潤甫賢宗書

昨到城雖得數相從以爲慰，而煩溷主體良勤，惟多愧耳。累日寒雨，體力能佳否？職事亦解漸稀簡耶？亦儻日力積書否？

仕宦固欲伸於知己，而外物不可必，唯有夙夜公家之餘，發學力行，乃爲不求。求之人生，成就自有時。譬如春夏長養，秋霜肅殺，小大成實，誰能禦之。至於非其時而望之，雖斧聖不能也。古人所謂九折臂而成醫者，更事多矣。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然而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然則是非不爲也，直知其不可求也。不審以爲何如？

山中賦鹽，遣人就縣中，因奉附問，草草。

其二

承題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僚中，有能同此意者否？讀書不須

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將舉爲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莊讓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口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一者也。浮雲偏來若寄之物，鉢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爲不錯也！

一三五 蘇軾給兄子明書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固必免衝替，何似一人來，倚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游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南處。兄自有三得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

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謔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二四 蘇軾給弟子由書

字山弟：

得黃師是遣人賈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

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逸去注官，迨去做家，過則不離左右也。

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緒買地，何如留作非事？千萬莫拘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計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二五 李翱給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愛也！其所愛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假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爾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說「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對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辭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對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

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遽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潛潛於其心，吾故嘗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去耳。

二六 李觀給弟允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誦，命難言，聖人且猶盛桓，我安得如特而決志哉！但堅節不去，蹉跎不來，兢兢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顛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尙遇，終能還之獻，誠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龍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艱。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騎士，塞門民獫，榮職阻儒，我見其將，道我後胡，我見其士，陰我從軍。向之之謀，豈成激心，卒無所開。祗忽一念，於家始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障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勳，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照。胡兵瀕戰，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馳歸。

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

謝姑息之交，意與介并，直與諂遠。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貨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娶朱玉，臧倉之竊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且寡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貸之費，純養而誠，服事祗勤，儲蓄以給余，爲樂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康，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愷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之操，則何遠斯畫哉。吁！我嘗獨歌而悲。客有遺曰：「子之窮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附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吾遠養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倦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愛，寧同時哉？

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詠，闕乎無人，夜臥不寐，

寒瀟自長。意可覆也，籍可縷陳。我嘗不稱，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然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強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察膏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二七 李華給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令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

昔田仁、任安俱爲大將軍舍人，臥馬殿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顛顛，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卽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殿高限，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潔白

真誠，長才厚德，又焉肯隨於朽壤枯木哉？當省吾輩，當努力也！
不火。三兄報。

一、重天再育的照給妹會購書也！

吾自被寒雨，發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狼狽，波亦無邊。險徑遊歷，
飯，結河冰，旅客貧辛，波路阻。始以今日食時，值及大雨。遂登千里，相
巖，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頓，想觀川陸，遊神清渚，流觴方曠。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
門之絕景，以天際之孤雲。長園大念，歸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
飲，參差代雜。波跨長隴，前後相翳，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延
際，寒楚夕卷，古樹其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
湖脈通連，岸蒿攸積，菰蘆所繁，接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
粉初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
相接，想盡波聲，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往集，長為不測。

知其何故。鐵山西南，與廬山，又特甚異。基際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窮雲霧，下窮
海；若華夕照，巖氣通，傳朝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藜，表裏雲霧，從巖面上，氣
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應擊，初獲之所宿藏，則止於秋浦，下至陽湖，
南薄蕪水，北極雷鼓，削長埭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擲天，高浪灌頂，潯社百川，萬
泄萬壑。輕煙不沈，華鼎振盪，弱草朱靡，洪鐘雷擊，散換長藤，危透前疾，得益
聚，抵飛嶺巖，回沫冠山，奔瀉空谷，礎石為之摧碎，騎岸為之搖撼。仰視大仗，將
渡聲，懸輓音息，心驚慄矣！

至於繁化殊育，詭誕怪章，則有紅鶴、海鶴、魚蛟、水虎之類。蘇省、象鼻、芒
巖、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雀、雀蛤之屬，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純沙
漲，被草者，浴雨排風，吹湧弄關。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
一嘆，舟子再泣。賦足悲憂，不可勝也！

風吹雷激，被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遠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謹，勿
我為念。且恐欲知之，劫會所觀。鶴唳草聲，辯道不竭。

卷六 給姪

——清代溯後漢三十三封——

一 翁同龢給姪鹿卿書

鹿卿覽

藥得兩越感。汝父體中頗佳，自是得力於暖藥。藥方未試，姑備一說。惟劑竹瀝須自煎服之。片有扶掖，斷勿大意。食物肥膩者要減去。新蛇須五月五日所得乃真。以老入酒，試風聖藥也。能請假一月最妙。至筋力則仍宜活動，不可久坐。汝侍奉周詳，人間真樂。淨土工夫，且勿間斷。吾為塵海客，無可告語矣。

問武曠諸山，何緣上到？看汝來函，雪後光景，便欲攜屐往遊。昨日又詣龍樹寺水樓看西山落日，此境澗然也。

俗事碌碌如舊，職事鈎稽，非性所近，盡諾而已。譬如店中家櫃，但知算盤上撥入數，倒不理顧伙計為難，更不知門前之客為難，今日之農曾是也。

安孫已愈，煖孫未來。奎保信塚，聯奉諭早入都考廕，有之否？吾體尚佳，近來却不耐辛苦。

鐘詳汝弟函。春寒好將息——不一。

其二

鹿鼎記

京口、清江兩函皆達否？三牖亦急，且水甚難。過此即日海風，入山東界，謂之八
湖也。自濟寧以上順河則淺，而黃流又甚其太旺。若不換船，豈非甚便？然人口信臥從安
山和早，魚山對渡，以避其險。且到海軍再定。途中得三砲艇護行，極得力，數百里湖
自難非此不可。

汝父近體甚佳，瘵疾全愈，風雨後有涼無熱，於舟行爲宜；餘皆平安。喜官印服一
藥，似稍高矣。家中諸事，前日備言，不復瑣瑣。

妾朝，詩人所刺，况士庶乎？此不可不强自振勵者。自江以北，雨暘尚調，吾鄉若
何？病以爲念。諸親友晤時，必一一致意。

行過多屬多疑，冀挽傳稍廣。志局會開節路去，便中詢會士常照此鈔入否？抑另有
筆劃也？

爾中以此，俟到濟寧再寄。

二 俞越給姪祖綬書

得來書，言欲與門下諸子爲我作「弟子記」，可謂多事，大可不必。以吾自問，一無足道，四十歲以前，并著述無之；四十歲以後，雖頗有著述，然豈能將吾所著之書，連篇鈔夾，則仍是無可記載。譬如作枯窘小題文，搜索枯腸，不暇餘暇。又極覺窮乏，家窮，雖竭力鋪排，不免捉襟露肘。爲之者甚勞，讀之者欲睡。竊使學步，貽笑大方，真楚僂王，獲咎當世。甚無謂也！

老夫隱居暮景，不久人世，其生也倏焉，其死也蕩然，本落而已。卽或以所著之書三百餘卷，生前已流播人間，旁及海外，則身後亦或不遽泯滅。數百年後，有好事者誦其書，讀其書，以不知其人爲憾，徵文考獻，求其梗概，或如韓、蘇諸公，後人爲作年譜，或如章應物唐無傳，而後人補爲之傳，不較諸君子此日所爲，更有味乎？往年，花邊雜誌「愈稷」，吾請俟之五百年後，今亦猶此意也。如晤俾與諸君，爲我致謝，并以此告之。

三 左宗棠給姪癸叟書

癸叟姪名

郭意翁來，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凡百順吉，我為欣然。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吾與爾父漸老矣，爾於諸子中乍稍長，姿性近於淳良，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為家門計，亦所以為爾計也。爾其敬聽之。

讀書非為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為科名而讀書，亦人情也。但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實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郵農野夫，乃能言之矍矍耳！縱能授舉科，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弊也！馮鈍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對錄，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播數世之元氣，貴仕不若耕田，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改實行。」此等字語得數個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隨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則盍期於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爾氣質頗近於溫良，此可愛也。然丈夫事業，非剛莫濟；

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志向一定，加力趨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吾見罕矣。盍勉諸！

家世寒素，科名不過鄉舉，生產不及一頃；故子弟多樸拙之風，少華靡佻達之習。世澤之賴以稍存者也。近頗速熾官族，數年以後，所往來者，恐多貴遊氣習。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厭失所，外誘乘之矣。惟能真讀書，則趨向正，識力定，可無憂耳。盍慎諸！一國有一國之習氣，一鄉有一鄉之習氣，一家有一家之習氣。有可法者，有足爲戒者。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則爲一國一鄉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

家庭之間，以和順爲貴，緩急煩細者，釐殺之氣，非長養氣也。和而有節，順而不失其真，其庶乎！用財有道，自奉寧過於儉，待人寧過於厚，時常剛應，則耐於權輿可也。濟人之道，先其親者，後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緩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從厚，儉其勞，慎其微也。廣惠之道，亦遠怨之德也。

人生前番得力，祇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滿，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

新婦名家子，性行之淑可知。妃匹之際，愛之如兄弟，而敬之如賓，聯之以情，接

之以禮，長久之道也。始之以神隱者，其未必曠；得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禮與順之理，得禮與誰之意，室家之興永矣。婦女之志向、習氣，皆隨其夫為轉移，所謂「一牀無兩入」也。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此正可自驗其得失，毋遽以相責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胡雲開先生，乃吾父執友，曾共龍山研席者數年。談之與吾齊年者，相好者二十餘年。吾之立身行事，詠老知之最詳，其重我，非它人比也。爾今增其妹，仍不可貸鈞敵之禮，無論年長以倍，且兩世朋舊之分，重於嫻婦也，尊之曰先生可矣。

爾婦時，吾未在家，日間文書紛至，不及作字，暇間為此寄爾，自附於古人墮子之義，不知爾亦謂然否？如以為然，或所見各別，可一二疏陳之，以暢所詣也。

正月二十七日夜四鼓，季父字。

四 曾國藩給姪紀瑞書

字寄紀瑞姪左右：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清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歸，詢及一切，知姪身體

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得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譜，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遺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瑞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

余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往視不可享，有略不可使。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三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僱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建寧處最頑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尙人不可作，唯吾姪早勉之也！

養生道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卽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廩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登第門戶之光。

紀官聞甚應聲，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五 盧文弨給從子掌絲書

所疑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遣人而問少有學日」者也。掌絲之慮懷而勸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斬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厯難，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等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以新製割裂，於事之始末，陪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

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以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能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

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攪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即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姚鼐給姪霞紆書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醫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醫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愛戴寡輩，不亦宜乎！

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尙不甚落莫，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

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七 陳弘謀給四姪鍾燦書

京中浮華，須立定主意，不爲所染。蓋天下惟誠樸爲可久耳！吾家世守寒素，豈可忘本？讀書見客，事事檢點，卽學問也。

其二

在京在途，一有刻閒，便嘗看書。古人遊遠皆學，不過爲能收放心耳。驕傲奢侈，一點不能沾染。卽會客說話，固須周旋，然不可套語太多，多則涉於油滑而不真矣。

其三

夷方風俗，化導不易。今將各處義學官田清出，作爲束修，于各鄉設立義學，卽令本地生童，訓誨讀書，雖不能種教，而語言服物，漸可變易。又刊發朱子「治家格言」萬餘本，分發各學，並刊「家禮」「四禮翼」等書。總之不知者以爲迂，而知者以爲此根本工夫。我之本意，總以化得一人是一人耳。

八 方苞給族姪觀承書

得來札，重承節鉞寵命，惟有恐懼。古賢雖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樞源肯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極實德於民，乃所以答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察察之。

姪言文集尚有宜齋論者。無緣相見，委詳列一單封寄。餘不贅。

望老人字。

甚一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別室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憂及清風明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愁中，自告歸獨坐山巖，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

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羨。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靜心詩句，備各體字，俾裝冊子，時一展觀。

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即命妾招人饋贖。王生語盟者口之。餘不贅。

期大功望老人白。

(351)

九 陸隴其給姪用中書

陸隴其，知為天津新公所招，不勝欣慰。新公居官服政，極為華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蓬先生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渠舍弟曾與我同城，在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為久。訓課之法，必也以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為所轉脚跟也。大抵作幕者，自有一種氣質，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恐不得不鳴。至於館政之暇，自家學業，斷不可荒廢。

愚自南旋以來，即謝去世故，舌耕糊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官途，倍覺倥然自豫。

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

勿便附此，不盡。

張可度給姪瑤星書

昨時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高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
于去年八月，作「屬後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懺
懺，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於教我乎何有！

一一 顧炎武給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

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饑
殍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
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結澗關河之口，躡足不出戶，而能
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
關門，亦有馳饋之便。

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峽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
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
於外也。

一二一 王夫之給姪幼重書

衰冗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年漸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氣召辱，切戒！切戒！

有公禮謝衆弟、姪，煩我文徧致之。族譜事何如？恐只成畫餅耳。

其二

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盡，但靈明在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綫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脊，下筆太重，則近麤俗；已囑敵令教之以清秀。爲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閒住一二年，或可習爲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

近草一官房世系，覺有次第。急須者別單所開祖父子孫名，姪速查來。或寫成刻，總俟姪商之。

一二二 王夫之給姪我文書

吾姪和藹安靜，一家所服，倡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集。而事完客衆，不能從容盡談，爲恨恨耳。

一札寄兼位弟、姪，煩徧致之。城中衆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空言，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力也。

前有紙數幅，思搆歸書，爲裁帖者混用。僅覓紙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爲重，他日衰草荒邱，如見老叔耳。承許過我一看，可緩宥作十日樂首否？生前願見賢者也！

族譜事，愚但能任譏責督責之勞。目前與事，全在幼童，幸與決商之。

叔夫之白。

其二

與吾姪別途已三易歲矣！衰病老人，曷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爲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煩冗，不能如願。

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馳情遙念，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吾姪以寧靜之姿，修此甚爲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爲法，躡躡高遠，不如近守矩矱。家衆人各有心，淡然無求，則人自有感化耳。

其三

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爲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總括在內。」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日，駘蕩春光，纍垂秋實，都從此發去。怡情下氣，培植德本，願吾宗英勉之！

其四

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義皇、懷、葛，凝目卽在，明珠、良玉，萬年不改其光輝。民勸如煙，我靜如鏡，空花奪目，驚波瀉魄，一眼觀破，置身豈在三年下哉？

一四 黃道周給姪子靜書

子靜：

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峯巒，不時看關、闕、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

愈、李泌、吳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

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竟猶未平遠，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伴聖賢，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着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親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謂「一馬無五尾，終常隨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豈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一五 董應舉給姪元德書

汝年已三十矣，洒洒徇利。向日扑賣吾豈得已！然吾猶悔其扎賣不重也！凡世家子弟，宜以謙退守分爲本。吾鄉如謝冠石，非釋梅親姪哉？平生不用叔一字，灑然寒素，對人和煦滿面，今其考試亦成就矣。汝作秀才，譬如女子，何可出入衙門？卽兄弟叔姪相託，亦何可輒徇？因有王法，鄉有公評，涉涉此身，方懼不免，何能庇人！

凡士立志欲高，操行欲慎。古人行事，昭在簡冊，愚者以爲迂，惡者以爲笑，惟有
 識者以爲必可爲耳。身世功名，皆從方寸造起。先世積德，後人受享；當身第幾，當身
 受用；享用不盡，流及後人；此理確然不可易者。卽以讀書一事，汝曾見苦心抑志，孜
 孜從事於此，有不高等者乎？雖有聰明，器小者必折，學懶者難成，心險者鬼覆之，行
 醜者天挫之。先正有言：「積善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
 小善不損，讓爲大德。人不自知，天然默識。

夫積善者不祈福，未有不得福也。作惡者人畏之，天罰之。吾輩當宜何從乎？吾性
 至愚，然志願不小，嘗看先進行事，但覺過失甚多。人以我爲迂朴，我以爲修靡之尤；
 人以我爲好行德，我以爲無一善之可稱也。大抵心地未盡，豈能爲聖爲賢？不到古人地
 位，何可言修身？汝等勉之！汝等勉之！

吾比都不似世人心緒，若見聖賢真可爲者。習俗移人，只宜立志，案頭常致古人事
 蹟，卽爲良師友也。

相別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衆曾有相累者否？老叔甚不自安也。中間頗爾暫留弋陽，舟不相待，得非諸公以自故不相安樂耶？此亦人情之常。老叔甚不自安也。在何處及待令舅以何日到都？在何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聞之。

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早稻遇旱，稗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卻好，可以無飢。鶴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莊亦然。

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叔今夏甚多病，右耳目幾於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聞河橋、邵南二叔叔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爲致意。二舅更不專狀，可道上覆不宣。

一七 王良臣給姪書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估棗，小就一官，屈其遠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己事上之道可也。現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棗，非隨民所宜，惟留意慎愆焉！

一八 蘇軾給姪子之書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報，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

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菲卻老嫗一姨，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

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其二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

因風寄書，此外勸學自愛！近年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

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一九 蘇軾給姪千乘書

念二秀才：

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適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懣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

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救，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血淚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

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二〇 歐陽修給十二姪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夜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愁。吾此哀苦如常。

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

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

已寒，好將息！不具。

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一一一 歐陽修給十三姪書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

十四郎今卻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裳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

命遣人去知府衙門處，求太君裁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

春寒，好將息！不具。

吉押送十三奉職。

二二二 范仲淹給三姪書

三郎官人：

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

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有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舉，以光祖宗。

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

叔押。

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哥兒還漸識好惡否？

一三三 元稹給姪崙鄭等書

告崙等：

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相以所懷，貽誨於汝。

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担，爾所詳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窮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竊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爲御史時，吾常自思，尙不省吾兄正色之訓，而况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爲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爲父矣，有父如此，尙不足爲汝師乎？

吾尙有血誠，將告於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或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尙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柄柄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沈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得二命，粗成一名。及今

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復，下未能救魏戚之饑寒，抱歿終身，儉活今日。故李密云：一生願爲人兄，得奉養之日長。一吾每念此言，無不兩涕。汝等又見吾自爲御史來，効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尙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弟兄未忍及此。蓋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兒，妄干朝聽，譴秦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効死君前，揚名後代，致有以謝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既思之而不及，尙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其爲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讀，易沙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付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

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既抱吾歿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誠，日夜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錄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力，無棄斯須！

橫付崙、鄧等。

二四 馬援給姪嚴敦等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竊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余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當代湖清明元宋唐六朝兩漢
七十三家名賢家書選集珍本

處世家書二百封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唐 風

出版者 李 菊 廬

經售者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二版

實價國幣三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發證圖書字第五七一號

3169

恆志莫 幀裝



處世家書二封

三十三年七月二版

